

道古堂全集



AP 16  
976  
2



明和 16  
976  
卷 2

道古堂文集卷之七

序<sub>四</sub>

呂語集粹序

代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古今言治者多術矣何所原乎原於心術而已矣散之  
在張弛顯設之間斂之在夙夜宥密之地有本焉有末  
焉刑名法律所以齊之之器而非所以感之之方也條  
教號令所以曉之之具而非所以化之之本也一室之  
閭天人理欲交戰於方寸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畢  
一生之精力而猶有竭蹶而不克勝者而欲使蚩蚩之

民舉革心而向化焉是恕以律已而備以責人也以此思治所謂却行而求其前必不可得矣傳曰誠能動物夫號物之數有萬控而御之將樊然殽亂而不可致詰而獨蔽之以一言曰誠此則言治者約而易操之一術也嘗靜而驗之行一政焉而猶不免有已之私者存焉隱微心術之間或恐有以窺吾之短則事起於二三而扞格而不能持久者有矣行一政焉而因乎天理人情之至百姓亦復相習於吾之性情而推而放之釋然不復有迎距之迹此以知化民成俗匪難而省身克已爲難也余少習於儒先之言以爲內不忘訟已之過而後

外可以禁民之非憬然恒以毋自欺爲主長而遭際聖明歷言職執邦憲尹陪京撫東粵任寄重矣蒞政多矣蚤負之懼時惕於懷報稱之責難副其實期與二三悃悃無華之吏漸民於仁義感民以誠信寬假歲月油然與之偕進於聖化或者過求赫赫之名目笑余爲迂濶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與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其爲害政則一也余第率吾心之所安者而行之而不敢稍叅以欺妄之見數年來未敢謂政通人和然千里之外應之今此下民其有挾疑詐以誣我者亦庶幾乎寡矣寧鄉呂新吾先

生生明中葉發明程朱之學以躬行心得爲本居一鄉  
而一鄉化宰一邑而一邑理位躋九列未竟其用所著  
呻吟語一書爲行己之準繩當官之鹽石雒州湯尚書  
備兵潼虔奉以爲師博陵尹侍郎填撫河南本以爲治  
余得其書伏而卒業歎其言之犁然有當於余心而媿  
向所行者之不足仰窺其萬一而後知先生推己及物  
之功宏明體達用之道大也先生往矣誦先生之言景  
先生之行行先生之政從湯尹二公之後輒自附於私  
淑諸人之例重付梓以廣其傳致區區嚮往之私亦以  
厲夫有化民成俗之責者毋徒從事於其末動物之原

有立誠之學焉相與共勉之而已矣語曰集粹尹侍郎  
所節本也仍其舊云



當句見疵一言鉏鋤則全篇不振斯編之作意主於疏  
澹性源擺脫凡想諗夫操奇觚者有因物造端之妙用  
而或以雙字類林之例相擬則慎矣

張芑堂金石契序

三代題識金多而石少三代以還金少石多金之大者  
鐘鼎小者槃盃敦鬲齊子尾嫁女之犧尊甄邯殉葬之  
威斗皆是也湯之盤銘三言凡九字見大學正考父鼎  
銘八言凡三十一字季武子因齊人之力以銘魯功鑄  
林鍾之鐘不知其言幾何又不知其字幾何禮至掖國  
子而投之城外作鼎以自誇二言凡九字叔向引讒鼎  
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不知鼎銘祇此八字抑不  
知前後尚有辭而叔向不之引耶鄭子產刑書鑄鼎而  
火作刑書一字不傳於世後世法家者言亦無有稱引

之者多寡繁簡莫得而考也此皆班班見於春秋傳者  
禮祭統言衛莊公賜孔悝烝彝鼎其銘凡百十有五字  
考工記臬氏爲量嘉量之銘凡六言廿有四字攻金之  
工有六而臬氏居一則量亦煎金錫以爲之矣海鹽張  
子芑堂得乾壽昌區拓本於吳門吳岑渚家其文曰乾  
壽昌作區凡五字晏子數齊舊有四量豆區釜鍾區卽  
嘉量之一也夫物壽莫如金石經歷兵燹埋沒糞壤其  
精氣光怪雖歷千百年後必有淹雅好奇之士泅淵破  
冢出之於荒厓斷谷之中摩挲傳玩登載於歐趙呂薛  
之書迄今在人耳目金石雖壽仍壽之於其人芑堂卽

今之歐趙呂薛也經歷齊魯燕趙之區搜遺剔隱得古  
甄異五奇器錢範凡三十四件手自摹搨題曰金石契  
誠張氏一家之金璫琳琅也求余一言以徵信於天下  
芑堂有至性思親詩九章歸愚沈宗伯歎以爲蓼莪詩  
人後一人欲爲序以贈而不果師龍泓丁敬旣歿而猶  
守其說不敢倍遠之山左弔其師門之喪敦崇古處希  
風千載以上客歲得乾壽昌區適逢  
今上皇帝甲子甫周今年  
聖母八旬萬壽又得萬歲甄於吳興莘芹圃家神物應  
運昭示天貺獻之 闕下宜蒙 褒異芑堂恐蹈新垣

平之欺妄甘守衡茅默伸芹曝制行高而宅心粹爲何如也余重其人獲申未契語不云乎執此之信堅如金石永以爲好書此以弁其端并以爲贈以竟歸愚未竟之緒以志龍泓取友之端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孫月峯書畫跋序

予友孫編修守愚過予問曰志刻石者自何始也曰自遷史遷史則約而勿該也楊佺期之記洛陽也酈道元之注水經也熹平樹六經於石東西之列存毀之數歷歷可數焉類名翰者奚昉曰自王方慶王氏能書人由義獻以迄僧虔代不乏也方慶集而編之上於朝志唐經籍者有目焉記名畫者權輿何人曰自張彥遠六經爾雅之圖都城宮闕之度渾儀鹵簿之制以暨古賢列女遺聞軼事之可傳可法者有唐秘府靡不充實彥遠博聞而廣見更僕而悉數之蘄美備焉曰之三者爲以



富藏弄乎供流覽乎娛燕閒乎予曰不然讀書貴證據  
尚古者必得其性情許君謹撰說文考於石經而知六  
藝之有異文羅長源紀國名觀袁良碑知說漢王者卽  
其先世朱新仲解甲觀畫堂不曉魯有九子之母翻疑  
應仲遠注班史之非然則之三者豈徒爲口耳近玩哉  
前代賢人達者一點一拂之微至或愛之逾金石護之  
若頭目詳而爲記萃而爲錄垂之爲鑑編之爲史褒之  
爲評列之爲品或會計之爲估或疏注之爲釋乃至與  
經儒之剖析微文考證墜簡相等非其癖嗜也迹傳而  
性情傳性情傳而古人若可且莫遇焉有明中葉吳中

士夫爭以清賞相貴都穆元敬朱存理性甫王世貞元  
美號爲巨魁元敬性甫輯有成書元美書畫跋尾附四  
部稿而傳流俗不能登其堂尚望濟其裁乎編修先大  
司馬月峯先生於書無所不窺遺著滿家讀之者窮年  
累月而不能究題書畫跋一書蓋承元美之闕失而補  
之者也如郭象注莊如裴松之注三志合之則兼綜條  
貫孤行則各自名家世未能盡知也予於馬班陳范之  
書句櫛字比庶以匡其譌繆正其漏遺讀秦始紀怪其  
獨闕繹山之碑觀先生書而乃知其文不泯於世也讀  
匈奴傳惜王嬙之遠嫁讀先生書乃知呼韓保障邊塞

和親非失計也其他性闇識劣不能盡窺見其根歷而  
研辨及於經史者已益予若是所謂讀書貴證據者此  
非其職志乎編修弟上舍力臣嗜學能文章與予交深  
緘書請予序先生之述作因編修之問遂書以貽之

韻典析疑序

因題析義因義謀篇此承學之權輿詩塗之梯級也賦  
彙一書爲相國陳文簡公所經進試帖命題半由此出  
題不易解非宏覽博物不能盡得其出處吾鄉篤志之  
士競爲題解以疏其僻事用意亦良厚矣然題有兩解  
事有兩出或沿訛而襲繆或挂一而漏萬不能無遺議  
焉京口高明經雲墀氣專而志猛汎濫百家出入二氏  
考證旣確辨析復精而意未已也夫排體有三難用意  
晦則義不明運事拙則調不協押字生則韻不響雲墀  
日課數篇率皆八韻金碧其光華琳瑯其聲韻興高采

烈風颯乎屢誦而忘疲焉唐李翰有事類蒙求白居易有金鍼詩格是書可謂兼之矣余爲之序曰漢魏以降淳古淡泊之風微而富麗繁密之製漸興自高齋十學士所選以迄周隋名曰古詩中間不離儷句有唐大家首推少陵次及昌黎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三十五首集中五古屬對者十之八九平則爲律仄則爲古順則爲律拗則爲古理本一貫也昌黎詩三百七十一首後人益以集外之詩二十六首不滿四百篇其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用平韻者凡四篇除遣興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鮮有不對者其守少陵

之法跬步不移如此他如元白尤以長排見奇故鄙人持論自來大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托者也近代鉅公務以輕便宛轉之調蠱惑後進敢於議少陵非昌黎薄排律而不屑爲勉強爲之不及十韻而已胸喘膚汗氣竭不能再鼓矣我

皇上稟聰明睿智之姿深緝熙宥密之學欲以言志永言之教舉一世而甄陶之改科場表判爲排律用意至深且遠操觚之士學詩不由排律始是躍冶之金樗散之木也其何以應 明詔而登著作之庭哉余少嘗從事於斯耄而善忘終席不能成一字得雲墀而昭若發

矇敦學相長益我孔多遂書平昔之所見以冠於篇并  
以規夫貌爲大家而不能爲排律者

道古堂文集卷之七  
序  
七

一角編序

一角編者晚菘居士自標其藏畫也居士以清味爲膏  
梁帖評書估於焉永朝泉石高情花竹和氣性所結焉  
故玉叉檀几之間斥丹青而崇水墨雖其綜括無多而  
鑒裁蓋廣寶護法趙吳興裝潢法周江左研辨法野航  
南濠題署法張青父汪水玉刻畫神髓法苦瓜和尚較  
量尺寸法金風亭長幀幅之廣狹縑楮之遠近官章私  
印之鈐蓋纖悉備具一藝事耳前輩風流承平舊俗皆  
於是乎畢見吾浙元賞之家無慮什伯天籟化爲烟雲  
江村祗貽銷夏小物之去畱人代之愜息繫焉居士其



山之所得而儕也山理纘粟而潤可中硯材唐宋以來  
暴殄取之迄無寧歲而山靈未嘗告竭焉環溪而處者  
種子孫穀婦子仰食於山靈者凡數百家山靈亦若閔  
其飢劬予取予求卵而翼之以代造物者之施濟則山  
靈之爲功於端民者大矣吾友錢塘吳君淞巖守肇慶  
之二年因民利導百廢具備適當開採先期蠲吉躬親  
相視登高一呼子來響應不數月而歲事得石千枚上  
上者貢之 天府以光

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磨丹握管沛施雨露以潤澤下  
土之焦枯次者移贈賓僚得以展布其設施而不敢私

一石焉是一役也不妄役一民不虐使一夫踴躍奔走  
人忘其勞淞巖恐後人之不察斯意也暇繪爲圖著說  
以辨其始終成書三卷題曰端溪硯志督序於余昔宋  
包公拯知端州嘗興斯役不取一硯而歸史表其清介  
夫自宋迄今前後之守端州者不知更歷幾人守端州  
者之有事開採者又不知更歷幾輩而今之稱頌人口  
者獨一包公繼包公而後其可以信今而傳後者舍吾  
淞巖莫與也親民守土之吏寶是硯而用之舉筆而輒  
思山靈不敢愛寶以衣食斯民之意則硯雖小物豈無  
關於治道之大乎不揣樛昧輒陳其所見而以復於淞



讚歎而無撝訶不既善乎嗟乎大江南北詩人如草蔡  
不擇地而生而名章秀句曾不挂於通貴者之口不謂  
匿跡菰蘆者甄綜遺事轉能囊括一代之騷雅試瞻海  
宇苟非橫目四足以靈性相煦喻者其孰不願暱就焉  
余才薄不足以開設壇坫而緇衣之好自謂不後於蓮  
坡讀是編已自熹乎抑自慚也

###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昭皙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  
契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  
子夏監素絢以起予衛賜悟琢磨於告往呂覽肇其四  
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駁故訓之失  
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  
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  
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衢之逸  
軌犁然有當於心崔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  
夫秋凜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



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雞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道畧申隅反暢厥指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半卷雕龍乃論文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嶸持三品以程材皎然頌十訣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此志也斯論不磨請以僕言爲先馬乎

焯掌錄序

六藝之旨精微難窺選事者輒復離文析辭造端指事以疏導其所得而卮言出矣浮休乾牋吾議其淺齊諧諾臯吾病其誕提挈盛軌約有數家王楸叢書辨而肆沈括筆談典而深程大昌演繁露博而覈外此皆其支流餘裔屢更僕而不能悉其失得錢塘汪君秀峯年少而氣銳發筴而探索之其高者遠者故嗛嗛以有待而特比切其事危疑其論以求前哲之間得毋傲與贊與鬼且瓌與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與雖然爲之猶賢乎已秀峯毋亦以是爲始基鏘而不舍以馴



得而乘之瘧之疾不足以殺人而實爲諸疾之緣起間  
日曰瘧三日曰痞日寒日溫日痺日牝傳則爲疫傷則  
爲勞錮則爲痞汪君徵前事以爲鑒懲羹吹壺不亦仁  
人君子之用心乎間嘗靜觀身世之交何莫不由斯道  
也陰陽相薄寒暑代嬗剝復通變之幾寓其中矣一境  
而甘苦分一日而憂樂半一事而榮辱并間見層出天  
若物物儷而配之者焉砭之以箴銘監史藥之以仁義  
道德沃之以詩書禮樂是堯舜爲之量刀圭而周孔調  
湯齊也類如二鬼者且悚悚乎其辭避而何厥疾之勿  
瘳也歟汪子曰旨哉言乎遂書於首簡

名醫類案序

內經以五運六氣三部九候原生人之疾病診有一定  
之法刺有一定之鍼此所謂案也雷公年幼小別而不  
能明明而不能彰陰陽二十五人先師之秘伯高不能  
盡知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鬼與區上候不能遍明通陰  
陽推四時握五紀藏其言於金匱書其對於玉版隆以  
天師之號而無所讓岐伯一人而已岐伯千言萬語汗  
漫極於六合曰無盛盛無虛虛約以二言此靈素之總  
龜也經所謂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此二語之注脚也是  
之謂其言也立言立而案存後雖有良醫不能易所謂

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秦越人張仲景皇甫謐楊上善導其源而益顯張潔古劉河間王海藏李東垣暢其流而大明末流稍分人自爲師家自爲學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黃帝告雷公以十全周禮醫師亦言十全爲上靈樞言上工十全其九中工十全其七下工十全其六岐伯言上工救病於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彼所謂中工皆今之上工也周禮十失四爲下在今猶爲中工中工之所不失者亦幸得之案不足錄上工之案則其可存者也明嘉靖時休寧江秀才瓘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爲類案子應斗應宿足成之吾觀

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則意之醫案也陳壽之傳華陀則陀之醫案也李延壽之傳徐文伯則文伯之醫案也後史以醫爲小道傳方術者畧而不書而案之存於史者益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倖而不終至於泯沒江氏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繆吾友魏玉橫氏精於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已見而論議不至混淆鮑以文氏博於考索能知其故刊其訛字而湯齊不致貽誤過而請序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虛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岐不難羹牆遇之吾所告於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脉自

偽王叔和之脉訣行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庸醫奉爲科  
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六節藏象論云人迎陽脉氣口  
陰脉可言陰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  
口卽寸口亦曰脉口爲諸脉之總彙在手魚際之後一  
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有左右明乎人迎氣口則知四  
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原以貫乎三百六十五氣穴三  
百六十五經絡所謂鈎毛弦石澗與人春弦夏鈎秋浮  
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醫不知脉一曰辨藥神農  
以赭鞭鞭草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  
辨藥之性也必深明於溫涼平毒之性而後得君臣佐

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石藥發癘芳草發  
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宏景陳藏器其  
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醫不知藥知脉矣知藥矣吾  
又益之以一言曰慎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問岐伯  
卽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問黃帝卽知其人之病之  
由以意決之也此卽黃帝岐伯之醫案也若其病不應  
脉當思其病脉不應病當思其脉藥不應病當思其藥  
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醫之有案蓋未  
有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爲良醫人人  
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其天年而不夭

折於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刊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  
憚曉曉以辨以文氏日子之辨予知之而不能脫諸口  
也盍盡言之遂書之以為序

*想當思其辭利不辭辭當思其利與不辭其利也  
而思辭與之必此暗黃帝則自之醫家之治其病以  
明以其人之道之由黃帝則黃帝則其人之道也  
又益之以一五則思則石則黃帝則其人之道也  
人本亦不知其言而不知其言而不知其言也  
公之因固其言而不知其言也*

續名醫類案序

黃帝言不能起死人而不殺生人扁鵲述其言是病已  
成雖黃扁不能使之生明矣其有本無病或小有病而  
誤鍼之誤藥之以至於不可救則粗工之罪也然而病  
者之妻子父母轉諉之命與數而粗工曉曉自解且以  
為吾嘗盡心於是而不謂其人之不克承也天下如此  
其大歲月如此其悠且久粗工徧滿宇宙如此其眾計  
其一日之中方心毒手所斬刈戕賊者各列其姓氏各  
存其醫案蓋較之讞獄決囚之冊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而不可底止幸矣其各相抵諱閱默而不以告人故其

案如飄風陰火隨時滅沒而世莫知也一二上工診脉  
審運鍼當處方慎又遇其人之福厚而算長者會逢其  
適而痿者立起於是乎喜談而樂道之或以爲得効或  
以爲經驗筆之爲書而立之爲案自宋訖今凡幾百家  
傳其術者寶其方神其術鯁鯁焉轉相告語隨隨然帖  
耳而聽受杭子曰嘻甚矣其沾沾自喜也以陰陽而論  
人有二十五生是人卽有是病有是病卽有是醫醫者  
知其人知其時知其脉因勢而利導之黃帝扁鵲去人  
不遠也不讀黃帝扁鵲之書而欲試黃帝扁鵲之術死  
者不能使之生而生者卽可致之死語云學醫則人費

人之類多至二十有五而醫之殺人則一曰不學而已  
學之道何從則曰讀黃帝扁鵲之書而已黃帝存乎曰  
死矣扁鵲存乎曰死矣類案具在是發明其書之旨也  
類案傳雖謂黃帝扁鵲至今不死可也篁南江氏彙集  
前哲之案而刊之吾友魏玉橫氏又從而廣之粗工觀  
之則以爲已陳之芻狗而杭子觀之則以爲醫學之蒙  
求何也玉橫氏能讀黃帝扁鵲之書者也合土者必有  
其范伐柯者必有其則以是爲學醫者之范與則而思  
過半矣醫案云乎哉

歐半突習案云平始  
 海島外時音必其與之  
 水而由王默凡前題  
 公更及德已與六  
 而皆之樂前陳之  
 朕案與龍隔海而  
 其矣原謂於平曰  
 人之所多至二十

道古堂文集卷之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五

制義宗經序

三才建而天地人之道立聲於事物布於倫紀散見於  
 經綸日用之間微而不可見大而不易窮也不得不寄  
 之文以宣其蘊文以明道以貫道而實以載道匪明何  
 以貫匪貫何以載說雖殊其為深探元本則一也或者  
 嗤為小技薄為餘事是直析文與道而二之豈知文哉  
 又豈為知道哉制義特文之一端而吾以為在諸體中



立言最難而深造政不易抉經之心執聖之權非沉潛  
乎理訓周悉乎世故曲折乎文章之利病童而習之有  
白首不能涉其津岸者矣才辯鋒起切而按之有畢世  
不能通其條貫者矣何也能文之士多而見道之士少  
也余少嘗究心於是業未成而名遽歸敗於矜張者一  
中間間雜憂患推排世故敗於人事者又其一崦嵫忽  
及迄用無成甘苦吾自能喻之精詣敢自信乎廣陵人  
文薈聚之區鏘鏘凝凝郁乎盛矣而其病在不宗經不  
學古倒道而行迂道而說割裂成語以就體裁稗販後  
代之語以文淺陋余授經於此五年矣思力矯之未能

廻心而嚮道也渤海高公立齋早承其先相國文定公  
之教巡視齋政尊師重道授餐適館恩加於多士乘間  
而請曰規矩誠陳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設不可欺以  
曲直風聲氣習轉移在人羿教人射志在彀率子盍示  
之的乎吾將助子張一臂而呼也余感其意乃取歸胡  
以下訖於與吾並一世而生者甄綜其文約以百篇不  
限時代不拘體格恪遵我

皇上標舉清真雅正四字爲圭臬間以前哲所謂昌明  
博大莊嚴鴻朗之旨爲準則端其所嚮導之軌範尖新  
寒瘦之習旣性所不喜詭異必斥破碎必懲今時以爲

肄業及之異日即可爲敷奏 明廷之本此則區區抑  
浮崇實之學規尊經宗誥之本志也殺青旣竟遂次第  
其語以冠於篇公曰懿矣哉子之言也請公諸海內爲  
多士之志於道而文者勗焉

古文百篇序

渤海高公端然而過余舍紛然而設難曰經爲大聖所  
手定之書學人所肄習之業吾子標宗之一字以教來  
者將無道大而莫有宗者歟余應之曰經爲天地之常  
道冥行擿埴中道而回惑迷謬者衆矣而其病有三曰  
依託曰摹擬曰附會何謂依託王莽大誥蘇綽周官聖  
賢心法借以飾其濁亂是謂侮經何謂摹擬揚雄太元  
王通元經後人著撰輒敢上比神聖是謂僭經何謂附  
會董生繁露韓嬰外傳佞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  
侮與僭與畔皆不得其宗者也律以鄭賈衷以程朱心

通志卷之六  
三  
術端而經學純經學純而風俗化宗之一說所以立文章之根柢也此吾所以植其本也公曰子言宗經而卽繼以學古古莫古於經矣析經與古而二之豈所謂古者或不本於經與抑經之外或別有所謂古與余應之曰史遷言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周末文勝其流益分縱橫名法卮言日出鬼谷峭鑿險薄韓非慘覈少恩皆衰世之文也古意寢衰矣左氏以浮誇莊周以荒唐屈原以譎詭經言雖熄是非頗不繆於聖人後世之言文者宗之西漢董賈匡劉迭興炳焉與三代同風稱極盛矣東京卑

弱班張馬融振以詞賦而不能盡返諸古黃初以降迄於開皇大業揚芳散藻以輕豔相扇蓋古文之亡者幾五百年唐興修六代之史有史裁而無史筆魏徵以史論燕許以手筆陸贄以奏議膀子楊綰常袞權德輿以制誥意雖盛氣雖雄猶沿六代之偶儷昌黎韓愈氏出約六經之旨起八代之衰輔之以李翱角之以柳宗元衍之以皇甫湜孫樵姦窮怪變大放厥詞有唐一代之文章峯然聳於千載之表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爲古文亡於韓屠長卿謂歐陽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此桀犬之吠叔孫武叔之毀不足校也貞元而後

承以五季之弊陋穆修柳開胡旦欲以古義復之力薄而不能振廬陵一變而爲宥逸南豐一變而爲敦龐臨川一變而爲堅瘦眉山父子推波助瀾厥旨始暢乾淳以往非無作者要皆其支流餘裔而非能自立一幟者也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迄今更無異辭居平持論古之爲文者一今之爲文者二爲古文而不源於八家支離嵬瑣其失也俗爲今時文而不出於八家膚淺纖弱其失也庸夫文以傳示遠近震耀一世之具而誠不免於俗與庸之誚則毋寧卷舌而不道矣此鄙人之勵承學必使之經歷於迂迴險阻之途優柔深造而

乃有自得之一日也公曰文之道大矣子之說詳矣雖然吾竊願有規也有司操繩墨以程士尺寸不相假借吾子上下千古汗漫六合諸生未能仰而企也卽合矣而操瑟齊門賣漿冬日恐其柄鑿之不相入也盍以揣摩之術使之速售乎余應之曰此政吾所謂揣摩也短長家言蘇秦十上不第發憤至於刺股而其揣摩之道不過曰簡練而已當時以爲太公之陰謀鬼谷之捭闔比之顏率淳于髡輩效口舌以惑人主吾獨以秦有出神入鬼之才經天緯地之學一徵之於王尚書應麟一徵之於吳禮部師道應麟撰地理通釋詳列七國之形

勢則知秦所揣摩者山川阨塞出車守險之道路也師道注戰國策備載七國之兵制則知秦所揣摩者蒼頭武卒坐作擊刺之利鈍也所以威足以懾世主而策足以窺情實拱手聽命而合從之計成秦爲小人之尤陰鷲險狠期於必得其人不足取其術固可用也揣摩之說有道者所耻言屈而從之則必上驗天道下察地理中悉於人情物變稽之往籍以得其據依核之前言以謹其步趨因文見道覩指知歸非空虛無具游談不根以僥倖於苟且而已故青紫可以戾契而致惜乎其小用之也公曰聞子言而昭若發矇古人文字居則充棟

載則兼兩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盍使其約而可操乎求珠於赤水伐木於鄧林子果何道之從而不漏不支又果何道之從而操約而用廣又果何道之從而能令古人恨不見我千載而下而有知已余應之曰傳不云乎爲下不倍書不云乎遵王之路吾與公並生堯舜之世天聲發而萬竅皆暗日月出而燭火自息聖祖仁皇帝接精一之心傳垂百王之大法蓋嘗伏讀淵鑒齋古文之刻而見大聖之心也言必衷諸道事必約於禮精之在天人性命之微推而播之至於治國平天下之大天下之文章

固莫有大於是者也草茅跼伏潛心玩索得其什一而規模已立  
今上皇帝殫緝熙宥命之學集揆文奮武之勳吐辭爲  
經因心作則二曜周環俱歸掌握百家騰躍盡入鑪錘  
備唐三變甄宋六家又嘗伏讀  
御選文醇一書而知我  
皇上法

天敬

祖之家法也證千聖之心源成一朝之麗製淳經孕史  
磨礪學士之進脩據德依仁發揮天下之事業深思熟

復尋繹指歸如躬聆

大聖之講授增長智識又得其什一而古文之塗徑大  
槩盡於是矣公曰果爾則吾所謂不漏不支者無慮是  
矣然而治術多端文軌無定約以百篇吾猶慮其畧而  
未備也余應之曰是舉隅也是引而不發也有宋之從  
事乎銓擇者五家文粹文鑑斷限時代西山正宗兼備  
衆體其單行者有三呂成公之關鍵不滿百篇樓迂齋  
之文訣書止五卷謝疊山之軌範僅存五十九篇以今  
較之殆有過無不及異挈瓶之取盈非買菜以求益挾  
是編以終身縱橫變化以馴至於立言之途爲古學

則正而大爲今學則健而明一尺之種用之不竭又奚  
事他求哉公有好士之苦心諄復而不厭不得不叩囊  
底之智爲公盡力因備錄其主客問難之端爲吾徒告  
也

古詩選序

鍾嶸之品詩也以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而必推其  
自於南風卿雲夏歌楚謠諸作古詩而下齊梁而上舉  
一一指其源所自出以致其流別建安諸詩最爲近古  
李杜韓三公早年皆學之李則多得其句法而罕覩全  
篇杜則新安石壕潼關吏垂老無家別韓則孤臣昔放  
逐暮行河隄上皆全體建安語者然則詩人言詩徒盛  
稱夫唐宋而未博觀夫六朝漢魏以迄自前古皆自棄  
於高聽無涉於文流者也稽留山人陳先生爲故明侍  
御元倩之弟侍御殉國難後隱居教授躬甘旨以養其

母貞亮之節孝友之風爲近代所未有好爲詩援筆立  
就不屑作漢魏以下人語其論詩大旨曰情曰辨而總  
歸於雅其選詩博而不雜約而不遺取材於衆說而未  
嘗專任夫私臆自卿雲以及六朝凡數千餘首溫麗悲  
遠之言高奇華茂之作或悽戾以清拔或質直以風華  
罔不備列齊梁陳隋爲唐律之先路古體之後塵別爲  
一集綜其意亦欲使世之稱唐宋者沿流而務得其源  
以與古爲會而已矣夫詩之有選權輿蕭統尚已然編  
次無法去取失當東坡每以爲病下次詩紀詩所詩乘  
詩歸紛糅傳會何足致詰今海宇雲蒸不乏俊賞黜蕪

蔓以崇正始得不以是選爲準的乎當湖屈子以伸工  
文能詩稽古情深得是選於翁學使蘿軒不秘之家塾  
益流播以永其傳乞予敘言以發明先生著述之微旨  
余素佩先生之學兼嘉屈子之有志乎古爰從其請而  
敘之





此我朝文治日昌

聖祖仁皇帝詔集有唐一代之詩寸璣斷璧靡有漏遺稱大備矣武進錢君汝允與二三朋好復從全唐詩中有涉於試帖者重加搜錄復得二百餘篇有唐三百年文場之條制與夫士人覃思研慮以博科第者盡於是矣

今上皇帝聲律身度欲合寰海而淑之以依永和聲之學特命制舉義外復加五言八韻一篇士之操不律以求合有司之程度者苦無一書以示之圭臬句甬萬子近蓬得錢氏本於江南舊家歸與從孫紹聖同學朱

秋亭昆弟整齊其行次讎校其訛繆重刊以廣其傳嘉惠於承學而不掩前哲之美孟軻氏所謂事半於古而功倍之者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思筆衰鈍於斯道無能爲役而喜諸君子之不以自私也故樂爲之序云

唐運盛於貞觀開元亂於天寶中興於元和至太和而  
凌夷衰微此一代盛衰升降之大概也而詩亦因之高  
仲禮撰唐詩品彙區一代而為初盛中晚脩川郭濬彥  
深選其中初盛古詩詳加詮釋釐為一編其所謂古者  
蓋別於律絕而言不知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為古其近  
體渾灑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  
其氣息古齊梁以後輕薄相扇至唐初而始復古以時  
代為限斷區唐與古而二之者張又元臧晉叔鍾伯敬  
諸人之目論也時流以詩為弋獵聲譽之具讀三唐之

聞鶴軒唐詩選序

唐運盛於貞觀開元亂於天寶中興於元和至太和而  
凌夷衰微此一代盛衰升降之大概也而詩亦因之高  
仲禮撰唐詩品彙區一代而為初盛中晚脩川郭濬彥  
深選其中初盛古詩詳加詮釋釐為一編其所謂古者  
蓋別於律絕而言不知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為古其近  
體渾灑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  
其氣息古齊梁以後輕薄相扇至唐初而始復古以時  
代為限斷區唐與古而二之者張又元臧晉叔鍾伯敬  
諸人之目論也時流以詩為弋獵聲譽之具讀三唐之

詩卽東初盛不觀從事於晚末柔聲佞色體卑而骨賤以故詩道日張而去古日遠錢唐盧先生繼侯獨憂之選初盛律絕數百篇爲承學者示之鵠評其作法疏其用意稽其出處颯颯乎上接乎漢魏而討源於雅頌貞觀以迄開元百年之間鴻庥偉績開國承家之盛業畧可見焉余於詩道茫無所得駢枝交葉儷青妃白之工巧壹不能與世爭獨於風格氣息之間辨之甚微而嗜之甚篤繼侯之選與余融若水乳用意勤而取法高如三宗七制歷百世而不可祧學詩者奈何以他姓亂之乎紹武爲繼侯之孫能世其學將重刊以行世而前

序皆出於北人不得四唐之原委人莫之宗也乞余一言請以醫喻可乎盧在錢唐世有名醫繼侯祖爲不遠先生著臆草處方倫藥起死人者無算著論種發明張仲景之言父爲子繇先生有金匱摩索傷寒金鉤以闡父之遺言有本草乘雅以鍼李時珍之泛濫功較南陽活人何啻倍蓰其覺人也以藥石陳處士吾杭之稱詩者莫過也選采菽堂古詩門人翁學使刻而傳之其覺人又以詩行倩屈首於子繇學醫而未成繼侯又屈首於行倩傳其詩教而爲是選用以醫俗則纖浮佻肆之習入於膏肓者可以刮腸洗胃而一返之清醇澹雅而

瘡疾可瘳然則斯選固岐伯之九鍼而華陀之麻肺散也實寫虛補在病者自擇而已

李太白集輯注序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獺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疎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太白之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  
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  
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菴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  
結轡之未疏濬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  
白於千載之上——叩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  
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  
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菴之學果什倍於太  
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菴能掇其瑕礫卽謂之什倍於  
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  
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

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  
贊寧吾於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  
研精內典而元門之旨奧未窺竹垞朱氏自言於竺乾  
之書詩文未敢闌入則并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  
他可知矣載菴早鰥聞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  
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  
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  
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詣余學  
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  
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諗夫註是集者之尤難也

之始太白之來首之不見其歸夫瑤島樂善之大難也  
 雖未至而心始歸之卿煇燬言以振其黨辭以錄夫財  
 雖賦賦而難似一言中其理其苦必應欲余學  
 雖之辭而與三家未識之心德來實余式望對燾燾正  
 然之二凡之林英以其會事而為長書以發太白難  
 於何時矣其意不難圖或說河冰前空山嶽士日飛  
 之書其文未煩關人相其樂更之長而餘且於其  
 於林內典而云門之旨與未識於此未及自言然其  
 皆其意也而於一人語曰宋刃謂窮以汲升而餘樂更  
 皆然也其一人語曰對林古吾欲宋辭一人語曰對其

王右丞詩註序

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  
 部實為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實為之冠右丞  
 博學多藝雅意元譚比物儷辭該達三教是非膚核之  
 學可以測其津岸矣吾友趙君松谷服膺是集浴波討  
 源一字之根歷研辨不少寬假積數年注既成予間與  
 之論右丞之出處明白其大節松谷未嘗不臆予言也  
 右丞閨門友悌見推多士扈從不及受祿山偽署世遂  
 以為白圭之玷迹其服藥取痢稱瘖求免舊史已力為  
 湔雪而凝碧一詩秋槐野烟傷心掩泣是即惓惓不忘

君父之左證固不可與張均張垵達奚珣諸人比論矣  
小說鬱輪袍一事以時世考之右丞開元九年登第爾  
時姚崇秉國明皇方急於圖治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  
元殿務收賢俊用寧軍國太平安樂之覆轍殷鑒不遠  
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子奪乎迨其後別墅流連焚  
香禪誦蕭疎高遠不干榮進而謂早歲躁於進取肯自  
廁於優伶之伍乎右丞一代雅人而受誣者幾千載惟  
予與松谷有獨知之契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卓然成  
一家之言予特病懶而未獲仗助滋愧矣松谷天性純  
摯居母喪柴毀郡縣屢以孝廉徵而不就螢乾蠹老手

一卷不肯釋因文以考行右丞遭亂離而貞苦節松谷  
際昌時而勵庸行身世不同其斷斷於名教之地則一  
予故因其注右丞詩而詳論之有品目吾松谷者固不  
當在語言文字間哉



李義山詩註序

詮釋之學較古昔作者爲尤難語必溯原一也事必數  
典二也學必貫三才而窮七畧三也蓋詩人之旨以比  
興爲本色以諷諭爲能事抽青媿白儷葉駢花眩轉幻  
惑以自適其意固非可執吾之謏聞半解以揣測窺度  
之而已而玉溪一集蓋其尤也楚雨含情銀河悵望玉  
烟珠淚錦瑟無端附鶴棲鸞碧城有恨凡其緣情綺靡  
之微詞莫非阨塞牢愁之寄託爲之注者病非一端可  
以罕譬鏗船以求劔捫籥以爲日支離穿鑿執一不通  
此涅槃摸象之談也蹈襲乎常言乞靈於故紙書肆說

鈴轉相稗販此牧牛賣乳之喻也石林導波於前愚菴  
繼響於後更欲爲義山疏雪其精神經營其意匠詎不  
難與詎不難與荻江章子容谷少服膺於此集更取前  
注疏通證明示余讀而卒業雞跖獺祭其藻麗則義山  
之藻麗也金鏤玉瑀其追琢則義山之追琢也綜緯史  
學比切時事其感興則義山之感興也橫鉤豎貫水注  
山疏其涉歷則義山之涉歷也詮釋之苦心與作者之  
微旨若膠之黏而漆之澣也若鹽之入水而醞醐乳酪  
之相滲和也思深哉章子之用心乎章子需次三山甚  
與予暱故爲序其緣起以示後之能讀玉溪詩者

蘭臯風雅序

浙東山水富於浙西發而爲清音流而爲勁響緣情綺  
靡往往視浙西稍遜蓋其風氣淳厚爲魁儒碩彥弦誦  
之地說經鏗鏗而聲詩有不暇及勢使然也金華文獻  
甲於浙東七郡正德間郡守江都趙鶴嘗輯文統一書  
以衍濂洛之緒萬歷間司李滇南阮元聲復輯文徵詩  
粹兩書搜采稍廣然猶合一郡而言也蘭谿爲婺州望  
縣唐高宗咸亨四年始置六朝以上不得有蘭谿人亦  
不得有蘭谿詩也唐初以至勝國訖命千有餘年詩人  
林立無有起而收拾之者濟陽江伯容先生始輯蘭臯

風雅五世孫用璋復行編梓先生自序而外無有元晏  
其人爲之表章者用璋請余序其首簡乃推原先生著  
書之意而證明之曰唐止詩人三徐安貞書巖在焉宋  
景定甲子九月仁山金先生來遊有記安貞之爲邑人  
信而有據矣舒元輿唐書本傳云東陽人吳寶鼎元年  
置東陽郡其地在金華山之南澱水之東唐垂拱二年  
因東陽舊郡之名分烏傷及廢吳寧縣治置東陽縣元  
輿系出寒微氏族不顯所居或在澱水之上澱江今隸  
蘭谿與東陽壤地相接卽以爲蘭谿人不嫌與史異也  
貫休生於蘭谿見於宣和畫譜後遊吳越晚終西蜀禪

月集中有題蘭江言上人院二絕蓋其未出鄉時所作  
也宋時諸賢漸染胡安定子朱子呂成公教澤五杜八  
范蔚然興起然五杜集久不傳八范止香溪有集兩猶  
子附焉元惟於介石吳禮部集稍著有明時代最近世  
家大族之流傳賢子孫之世守以詩傳人以人傳詩交  
相重也而先生猶有後裔式微姓氏磨沒之歎甚矣搜  
輯之難無有漏遺之不易也先生沒且百年矣 國朝  
文教覃敷人才較勝前代善繼善述竟成先志是在用  
璋賢父子余雖衰耄一知半解尚能遙相飲助徵文攷  
獻邑中諸君子豈無意乎

影園瑤華集序  
有元至正末年崑山顧阿瑛家饒於財築草堂於玉山  
四海名流以詩為幽贊者咸申縞紵楊廉夫方居吳中  
及諸弟子皆主其家開設壇坵標映一時阿瑛嘗輯其  
草堂觴詠之詩都為一集今世所傳草堂雅集是也當  
勝國時廣陵鄭職方超宗縛茅於蜀岡之南讀書養母  
將以終焉華亭董尚書以為在柳影山影水影之間題  
曰影園手書二字以贈素風遠播勝流過廣陵者以不  
踴影園之戶限為缺事飭廚掃徑賓至如歸吳橋范公  
景文吉水劉公同升其往來最熟者也崇禎庚辰園中

影園瑤華集序

有元至正末年崑山顧阿瑛家饒於財築草堂於玉山  
四海名流以詩為幽贊者咸申縞紵楊廉夫方居吳中  
及諸弟子皆主其家開設壇坵標映一時阿瑛嘗輯其  
草堂觴詠之詩都為一集今世所傳草堂雅集是也當  
勝國時廣陵鄭職方超宗縛茅於蜀岡之南讀書養母  
將以終焉華亭董尚書以為在柳影山影水影之間題  
曰影園手書二字以贈素風遠播勝流過廣陵者以不  
踴影園之戶限為缺事飭廚掃徑賓至如歸吳橋范公  
景文吉水劉公同升其往來最熟者也崇禎庚辰園中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三  
黃牡丹忽放一枝一時碩彥成就翫賞有詩百餘章職  
方悉糊名易書送虞山錢蒙叟評定甲乙南海黎美周  
遂球實爲之冠職方益彙園中題詠之作刊布遠近題  
曰瑤華集從岳岱今兩瑤華例也歲久散佚其元孫開  
基復梓以傳請余序其首簡余惟顧阿瑛丁元末造四  
海鼎沸淮張竊據中吳玉山在其境內不能自拔蹉跎  
而死職方亦值明季凌夷團練義勇保障鄉里悍鎮鴟  
張單騎往說諭以逆順使之回心易向孤城得以保全  
而羣情疑洵謂公將翻城應寇狂燄漲天竟罹非命史  
閣部黃撫軍先後籲天獲申冤慘而職方忠貞之志乃

如青天白日暴白顯著於天下夫文章聲氣學士之結  
習論不歸於卓詭事不切於倫常不踰時而散爲飄風  
燐火者不少矣若夫賢人聚而星明正氣伸而道重雖  
一編之詩三光五嶽蟠結於行間昭回於千載之下可  
也厥後范劉二公竟殉社稷而美周毀家紓難畢命虔  
州與職方後先輝映斯編也苟無知人論世之識懷賢  
振古之才任率胸臆信口而讀之則妍辭麗句嚼徵含  
商嚶求友之聲寫春韶之景與玉山諸人無以異也至  
若青燈午夜俯仰傷懷流涕嗚咽而讀之則鬼雄國殤  
搏膺披髮挾風霆而暴至強死之忠魂呼之欲出以視

玉山諸人安燕雀之處堂效蚍蜉之穴樹大厦已傾瞻  
烏誰屋而猶珠盤玉敦爭長於風雲月露之場其輕重  
大小何如也影園之側向有閻氏馮氏員氏諸豪家皆  
營臺榭余嘗過其地高木蒼然風沙眯目低回憑弔歎  
悼彌襟而田夫蕘豎猶能道職方之節概詩卷長畱風  
流未歇閻馮員三氏之園考之志乘而無徵問之郡士  
大夫莫有舉其姓氏者嗚呼豈不以其人哉

道古堂文集卷之九

序六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食毛踐土荷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委贄之外不知其他  
此天之經也儒官居賓師之位講道論德靖恭自獻倡  
率生徒勉爲忠盡又聖賢之家法也當元末季浦江戴  
叔能先生得柳文肅黃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傳推求  
性命之旨約六經以爲文清明剛大之氣騰躍於行間  
字裏俗所尚者不宗俗所云者不以道也甫弱冠起爲

月泉書院山長以直學試肅政府歷學正儒學提舉終身不離儒官崎嶇吳越之間間由海道泛黑水至登萊羈棲阨塞卒不一挫其志學益粹詩文益高邁明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忤旨或云自裁於寓舍或云瘕死於囹圄此公成仁取義之實事也宋濂潛溪亦出柳黃吳三先生之門與公投契最密濂修元史宜入忠義與儒學兩傳中而史無之蓋元史先成公卒在洪武十六年無從追錄非史之疎而濂之恕也裔孫殿江等搜葺遺文將謀剞劂先撰年譜以公詩文證公閱歷史言明祖初定金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

省中明年用公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諸人有辭者而公畱居郡庠譜以爲明祖初起未嘗顯絕於元公棲遲桑梓晦迹觀時非貪其祿也張士誠降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斯時士誠爲太尉而居侯服薦公而公就之承元命也公之心迹行事如青天白日曉然昭著於天下肯事異姓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哉余生後公五百年私淑諸人獲與校公遺集因論公出處之大節以弁其端學之深博文之醇茂有目者能辨之不復述也

道古堂文集卷之九  
三  
公由吳文大信以食其微學之習辭文之雅英之  
世若余主郵公五百卒味然前人蘇與林公徵集  
天白日熱然凱蒼然天不青海異故以帝全封命飲  
公由吳文大信以食其微學之習辭文之雅英之  
南五北善與中書官論學異舉博學士鳩為太博而  
公蘇與林公徵集  
省中則平風公為學五與宋燕葉謝董慎前主前人

林餘齋先生存藁序

吾師餘齋先生稱詩於海內者踰四十年推排人世壇  
坵衰落乃巋然如靈光之獨存迹其所歷之官不足以  
稱其志氣而久歷風塵道力愈充發為詩歌屢變屢上  
恢廓自信參一代之風雅而不疑客歲奉大中丞命探  
木入閩道過里門太夫人垂白猶健飯提挈羣季拜堂  
下問起居歡洽累日夕事竣而還得詩百篇駿伏而誦  
之慨然歎吾師之遭際校古人為獨優也小雅之言行  
役者凡二四牡之詩曰周道倭遲北山之詩曰從事獨  
賢以今方古是則然矣然一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一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憂思詠歎不能自己公義之與私情不可兼顧也如此吾師執虎節以入山服錦衣而歸里南陔可循北堂無恙以視小雅之材不既多乎駿侍函丈久相提其大者而論則勞臣之職純孝之思斯編於是乎在若夫風骨之適上意義之溫厚鎔式經誥俯仰絕俗海內稱詩者類能言之不復述焉

林翰齋先生詩集序

### 梁谿父詩序

昔殷文奎標集曰鏤冰邵堯夫名詩曰擊壤尋其命意自署謙辭綜厥指歸頗為實錄蓋文質參和而雅道興焉儉荒谿俚非質也篠驂虬戶非文也有淵淵之清響有颯颯之雅音詩乃可與言也吾友葭林薌林傳詩於其尊人谿父先生先生捫膝自傲遺榮而不滑於天和與其族之二三黃髮莊衿老帶脩花樹之宗會情往興來理出於韻篇無足曲詞寡累句不雕斲以傷巧不率臆以逞辭其於五聲七始之際深矣其於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備矣彬彬乎其文且質也與夫老泉三詩附東

坡以傳伐檀一集因涪翁以著東臯數章得石屏以不  
朽後嗣也才將上掩先烈焉先生乃以過庭之雅言著  
門內之風教鵷雛驥子方竊毛羽以黼黻 聖時而先  
生且放浪於水淪風漪之鄉自比於蘆人戲子此可以  
徵其所詣也已

自譽蕭翰絲繩計韻融爲寶鑑蓋文質參時而韻與  
昔與文奎點染曰難水泊寒夫各語曰羣聖其命意  
樂發文精氣

梁谿父桐乳齋詩集序

錢塘梁先生谿父生平所爲詩不下數千首擇其可傳  
者以示予曰詩之教廣矣海內之稱詩者衆矣鋪陳終  
始排比聲偶錯采鏤金陵顏轅謝子病未能也秉孤澹  
之操標冲融之旨澄心渺慮優柔平中固嘗有志焉惜  
乎年運之既往而力之不克以赴也予誦而卒業竊嘗  
綜括其概而論敘之曰先生之詩與世俗殊往往與道  
合世俗之詩塗澤以矜富剽竊以弋奇摹擬以爲高岸  
假優孟之衣冠失壽陵之故步公家之言充塞宇宙先  
生無是也迹其率臆而言稱心而出寧質毋侈寧樸率

而毋華巧樂天之諷諭閒適少陵之憂時憫俗未嘗規  
規焉有追赴之迹而其意初不相戾自其壯時南浮衡  
湘北揭碣石踐歷嵩華迴旋宋衛之郊舟車刺促崎嶇  
登頓壹以詩爲職業以抒寫其牢愁抑塞之況故道力  
愈充性識日廣而不自知其運之阨也旣而聞詩對易  
誕育夔龍朱虎之賢爲國風雨 寵命洊至 存問數  
臨海內隱然以國老相期望先生方侶漁童狎蕘豎放  
浪山水紹康衢擊壤之謠說者以爲遺榮忘勢矣而不  
知其拳拳忠愛每飯不忘感激思奮之忱時時流溢於  
行墨此豈可沾沾僅以紬繹性情雕刻物理者相比絜

哉予之習於先生也深而辱先生之下交也厚猥以不  
文之辭發先生夙夜之微則知是編非特爲梁氏之所  
世寶凡屬戴高履厚者希光而誦法之其庶幾知所樹  
立也夫

立出夫

此實凡風... 而... 其...

鄭筠谷詩鈔序

自昔專於經者皆拙意累辭不工為藻繪之語在儒林傳者西漢迄於南北無慮三百餘人覈之七畧之歌詩七錄之別集概乎未有述也崇聲律者唐為最孔陸馬賈啖趙諸儒迭生其詩亦未嘗一參風雅之席宋室理學鬱興伊川擊壤橫浦偈頌欲以陶詠性天發揮理道譬猶蕢桴葦籥以為樂羹藜飯糗以為食操奇觚者或迂而笑之朱子超然一洗道學之障清詞麗句矯訛翻淺暨後鶴山西山揚芳樹軌左右采獲始為經術中開設徑遂元趙子常明王伯安等承其流乃益闕以肆矣

今之稱詩者漁洋長水其巨擘也木瓜之解釋圭之文九鼎一鑿於經籍中輒欲染指是詩人之說經非窮經者之經也堯峯襲疏家郭廓塗飾文集欲以欺世之窮經不讀古者論未絕喙而固陵毛氏已掎其後矣姚江黃太冲甬東萬季野安溪李文貞公經學昌矣餘事爲詩不免愴楚豈果材力之不可兼哉余後進詞館及見前輩通經者尚可更僕曰吳江惠氏仲孺桐城方氏望溪當湖陸氏陸堂錢塘鄭氏筠谷望溪爲詩見哂於劉西谷仲孺亦不肯墨守研溪之家法陸堂乞歸著述以詩教倡導後進鑽貌草木理豐而詞富若其清鬱勁

挺驂駕韓杜則筠谷先生較之爲優杭於東南爲詩國非今有言剡源戴先生之言也清能靈解人自爲家家自爲集者不下數十輩以語實學未有先吾筠谷者也筠谷儲精覃思近三十年開先聖之窾奧抉前儒之藩籬深造而疾赴之宜若不暇以爲詩者及其瀝思鑄辭出剩技以主敦槃之會則又矜奇鬪險能事獨絕夫爲詩者旣以經爲委曲繁重之術而不敢以嘗試專經者又以詩爲佻小纖薄之技而不屑以用心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記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不能詩於禮繆古者風謠備而成經其源本合其末流益分兩者遂若

柄鑿異施之不可相入是不知有四始六義之旨也以  
筠谷之經術湛深固不藉能詩以自重卽以詩從容諷  
諭優柔平中已極比興之能事則異日庸知不附經以  
傳方余歲庚戌之試於禮部筠谷悉舉其平日所爲詩  
而督之以序有諾責者八年矣今年筠谷視學江北遠  
走書幣來理前諾余經業未成不根之論可以爲斯集  
標榜乎爲述前古經儒之通於詩者以復於筠谷使天  
下讀筠谷之詩者毋徒以其詩亦令世之專於經者知  
言詩非經外事也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  
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  
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  
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  
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  
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  
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郭史廓壹切駟販折楊皇荂升歌  
於清廟諸于繡襦被袷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  
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

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  
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嘆於皮傅莊生取譬於  
輒囊往蹇來連誚均荅耳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溲章句  
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慳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  
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遊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  
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  
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  
不復以贅也

李觀察蓮塘詩序

登高能賦毛萇列於九能之一班固又謂登高能賦可  
以爲大夫夫必能賦而後可爲大夫則世之可爲大夫  
也僅矣宋玉之稱大夫固也靳尚亦稱上官大夫何也  
固又云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  
夫言其實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不能  
賦者以其命於天子亦可謂之大夫公羊之義例也觀  
察壽光李先生爲大夫於吾浙以溫栗敦厚施惠政於  
甌括吾嘗獲與之交而以詩相質夫以其爲大夫也而  
交之是劉孝標所謂勢交也卽以詩交之則猶鄰於以

道古堂文集卷之九  
術于人詩爲結納之物人已兩喪矣然嘗徵諸列國之  
大夫七子從君以寵武賦褰裳賦野有蔓草斷章取義  
有投繯獻紵之風有攬環贈珮之好則以詩諭其志猶  
爲近古先生之詩不以塗澤而滋巧僞忠信以學禮脩  
辭以立誠可以事君可以信友洵矣其能賦也可以爲  
大夫不媿矣雁蕩海內奇觀也近在所轄之內知之而  
不登是謂俗吏登之而不能詩是謂俗人先生不靳免  
乎二者之譏一再登焉一再詩焉盡洩其胸中之奇但  
自殫其登高能賦之實而已余嘗以詩自負高如雁蕩  
曾不得一陪遊屐宜爲山靈所竊笑而先生不之鄙絕

轉請序其遊歷之詩益惶悚而不敢逆命塞默低頭甘  
以此事相讓爲志其區區之私如此若吾二人之交或  
以詩或不以詩隱微心術之間彼此相喻故非凡爲大  
夫者所能盡知也



張參議春暉堂詩鈔序

張參議卜臣以三韓世胄襲領鑾儀尉奉  
詔賦詩受知

先帝銜

命使高麗者三濟鴨江而東凡川塗城邑之經歷莫不  
遐矚遠眺瑣綴詳記一寓之於詩定法使臣筵宴凡二  
十一次費靡鉅萬悉拒不受又移文免其騶騎之隨行  
者事聞稱

先帝明意遷官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兼補參領嘉能  
柔遠也夫朝鮮陳疇之裔俗知禮讓聲明文物為東洋

諸國之冠自非鴻儒鉅生鮮克稱輜軒之任者然歷稽  
在昔孫穆類事徐兢繪圖諏詢之職爲無忝乎爾至若  
宣播

聖化勤恤遠彝蠲無藝之驛騷持國家之大體使遐方  
疏俗莫不稽顙樹頌而誦洪德則是行豈不於古有加  
焉已而扈從熱河在屬車豹尾間摘華採藻月無虛夕  
石匣鎮之葉亂風蕭古北口之草香沙暖楊祠畫壁雪  
涕忠魂彌勒慈雲參禪慧水捲霓旌於水淀凝霞彩於  
湯泉玉振金聲搜幽遐而紀壯麗蓋壹以導揚  
主德垂眎久遠爲能事今年余以事至閩先生方以參

藩來提調省闈事謂余知詩虛已下詢不自雕厲上溯  
魏晉宗三唐而祧兩宋歸於清迥深亮而止而猶以操  
觚率爾爲兢兢今讀其詩心澄語密優柔而平中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有是哉其有是哉詩之刻在癸卯吾鄉  
人沈用濟方舟實爲之序君復以詔予申誦古道比擬  
鴻製輒敢撮其大概以俟助方舟之所未及敘者焉

此處有非常之文，其辭甚大，其意亦深，其理亦明，其法亦奇，其言亦壯，其氣亦盛，其骨亦勁，其神亦清，其韻亦雅，其味亦醇，其趣亦遠，其境亦高，其情亦厚，其思亦深，其慮亦周，其言亦簡，其意亦盡，其理亦明，其法亦奇，其言亦壯，其氣亦盛，其骨亦勁，其神亦清，其韻亦雅，其味亦醇，其趣亦遠，其境亦高，其情亦厚，其思亦深，其慮亦周。

翁霽堂文集序

江陰節義之鄉有淵懿純篤脩潔博習之君子曰霽堂翁先生讀書經世務以詞學經術屢列大吏之薦牘天子知其名氏將召而收用之而細於時命給良大廷之筆札條石渠之異同皆以病不能與退而結茆於青山之陽將遂沒齒焉而霽堂已年幾大耋矣霽堂負美才工辭翰往來江淮之間霰集雪零舟車刺促將爲畜妻子營衣食之謀并其窈眇密栗之思連蹠英絕之識曄曄絢爛之文采悉舉以供有力者之用其所爲抒性情導勤苦夷猶而自得者十曾不得二三存焉獨其說

經之文則以自伸其獨見而又爲當世之所不好故僅而得全嗚呼其可悲也已今河道總督東軒高公方正以律已予告禮部侍郎歸愚沈公和厚以接物有古大臣之風皆於霽堂爲深交將盡刊其所爲詩歌雜著以托之久遠所以尉薦霽堂者至矣霽堂過武林揖予而請曰微子言則無以申吾之微隱而荅二公之殷勤有是哉吾以詩若文以衡量霽堂而霽堂之生平見不若以霽堂之病衡量霽堂之詩文而霽堂之生平愈見霽堂少嘗失血以是終其身而不得寧息方病發時隱几臥伏面無人色千詩百賦誅求踵接霽堂揮霍應之精

氣奕奕橫貫紙墨曾不異居常無病時且若較他人之不病者而尤工且密焉漢司馬長卿善病所造如大人子虛諸賦沉博絕麗每奏一篇帝輒稱善王仲宣體弱而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史以爲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過霽堂之才何渠不若長卿仲宣令其力疾以應明詔必有一當而猶嗛嗛慮無以稱側席之求而副舉主之薦其矯然不欺其素於茲可觀矣若夫治經之難與詩若文恒相妨六代之文人三唐之才子疎於經術者十嘗八九自兩漢以迄李唐受命之初所謂南北諸儒又皆樸遯而短於藻耀洵乎能兼之者之難也

霽堂之於經穿穴牢固搜釋幽滯析羣言之精發諸儒之覆雖號爲大師者猶不能窺其窾奧而指其玷尤其何所暇而得若此意必其隱几臥伏時冥心孤往深探而樂玩之而後乃能臻此純粹以精之一境矣吾所謂以霽堂之病衡霽堂之詩若文而生平乃愈見者此也東軒歸愚二公深於經者也東軒以經術治河悉其源委曲折而安瀾自奏如程泰之之論禹貢歸愚以經術論世熟於此事類情而美刺自陳如劉原父之權衡春秋是二者余兩無所處也於霽堂之歸輒以荒唐曼衍之辭當枚叔之七發庶以起霽堂之疾其可乎

趙谷林愛日堂吟藁序

余少時銳意科舉之學先師又禁不得爲詩後得交於趙氏谷林昆季谷林有園亭甲於通邑其時沈介庭符藥林兩詩人皆主其家嘗所往來吳明經繡谷厲孝廉樊榭及余三人則蔣徑之羊求也霜宵雪晝時過二林吟屋效劉白之倡酬鬪孟韓之聯句余乃稍稍自見谷林結體清醇口無凡語余望之若寥天之鶴戲海之鷗而不敢狎也旣而藥林意林就京兆試余亦疲於續食介庭繡谷皆歸道山風流雲散青鐙竹屋之歡寒吟曳袖之態已如前塵昔夢不可捉搦谷林應詞科北上浮

沉人海淹忽三年以批風抹月之胸懷出障籠持籌之  
下計風塵委頓意不自聊藉雕鐫五七字以遣日余與  
勾甬全吉士謝山在詞館吳通守東壁以與脩三禮畱  
京師每會合必有詩余三人又其杜集中之蘇端嚴武  
也未幾伯兄司空以年至縣車谷林折閱而歸歸而脩  
韋家花樹之會從兄弟松谷崑圃咸集谷林則謝庭之  
羣季俊秀也余落莫子居方藉谷林以附庸風雅天不  
憖遺又弱一个謂之何哉嗣子誠夫編其遺詩一十六  
卷請余序之顧望蒼茫曩時推襟送抱諸宿老無一在  
者卽欲辭讓而不可得淒然攬筆不禁涕泗之橫集也

閱蓮峯雙清閣詩序

閱畢蓮峯氏以詩名江淮者二十年遞變遞上深造不  
已然蓮峯未嘗敢自名強名之則曰吾非能詩吾固有  
所受之蓋其稟母夫人姚之教爲多云嗚呼獨詩也與  
哉可以教孝矣母夫人賢而蚤寡淬厲蓮峯以學縱之  
與碩人魁士者遊凡詩人之蒞揚者高門縣薄日無不  
趣退而不能不就蓮峯氏投壺習射分題刻燭以爲笑  
樂母夫人庀治酒食以寵之蓮峯詩適宕刻厲清作冰  
雪吟壇客座有所見聞入以證諸慈訓默而益參風雅  
之正變凋鐫元化吐納羣言敵者隱隱若堅城不可撼

即以予之不能詩而貌爲能知詩者瑟縮窘迫悞懼而不敢出手則蓮峯之詩之工可知矣聞嘗論之詩三百篇皆主人倫其間孝子所述若南陔白華則又有篇題而無章句必待後人補之而始備若北山陟岵諸賢又以行役而不得致養其親爲憾蓮峯雖貧能以潔白爲北堂之奉而因以益昌其詩較之小雅之詩人不可謂非不幸矣雍正乙卯予復有燕山之役蕢飴之供闕焉道出邦溝讀蓮峯詩而滋愧故論其詩而并論其母夫人之所以教與蓮峯之所以將母者

### 江警堂遺藁序

詩萌芽於閨門而起教乎微渺人倫之際王化之原於是焉備後世鮮通斯義爭以雕刻物理爲貴扇側豔之辭狃猥巧之習繁枝葉而喪本根先王之遺教泯矣亡友江君警堂組修績學所居輒化位不稱德用儒官終鄉之人將以配社門人沐其遺教尸祝至今遺詩滿篋述祖德誥昆弟仁聲義色讀未卒業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夫循乎哀樂之感協乎履蹈之徵浸淫以變其風俗而訖乎禮樂之明備詩之業甚微而所關至鉅惟愷惻元善溫柔篤厚之君子足以持之若警堂者非其人耶

嗣君咸寧欲傳其先人踵予門請志其墓復踵予門請定其遺詩嗚呼警堂非詩人也卽以詩論卮言曼辭方盈滿宙合警堂不且皦皦特異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許子遜詩序

子遜磊磊有奇氣方納孫狼子跳梁西陲志慨然以斬樓蘭頭請長纓繫郵支頸築城受降立銅柱表界樹石八幽紀

聖天子明德然後反顧抑鬱不得試偃仰叱咤一發之於詩歌樂府以壯其懷音清而節古讀之乃飄飄乎如奏大人也吾以爲唐之白也殆庶乎雖然爲白者艱幾白者亦不易而其間有天有人餒於才者譬猶高樓大編賓帳賅貝積滯充拓乎其中亂風而呼而檣帆桅柁力不能運其勢且懸而無所於薄也儉於學者譬猶驂



飛龍駕元虬與之騰躍乎莽叢之野山童水涸積斷草  
枯馳騁終日猶漭泆而無所睹也古今來能致離騷之  
幽者莫白若而頽波之決則自方於揚馬幾白者匪有  
長卿之夸飾子雲之博麗無以爲也故曰有天焉有人  
焉且幾太白者曠矣濟南瑯琊摹聲肖吻懂懂膚受一  
鄜露耳乃能於海南寂寞之區餐風雲吸沆瀣秉白之  
馭而參焉嗚呼蓋其難矣子遜之幾白神似非形似也  
此匪特吾阿私之而妄歎之而標以爲有鶴天遼負之  
韻惟義興儲丈六雅亦云爾抑匪特六雅言子遜之詩  
曰江山無太白遼落一千年睇眄當世舍我其誰蓋隱

乎以替人自任也

平以替人自出也

道古堂文集卷十

序七

高願圃小稱意齋詩序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余舞勺之年始從吾師似裴沈先生受經先生端居靜  
學不驚泛涉句讀之輕重音釋之諦審偏傍之清劃剖  
微茫而析疑似以爲小學之能事也長而合之義疏無  
一齟齬而後知吾師經術之醇也迨及成童倍文如瓶  
瀉水默字如棋覆局五日之中四日讀經一日授以今  
時文歲月不荒老而循理舊業槎枒胸臆而不可磨滅

而後知吾師教術之深也願吾師不工爲詩且禁學子使不得妄作遊于其門者青襟儒步雖偉然稱丈夫會不能雕鐫五七字以抒情言志側足風雅之一席其率先徙業叛師敎而開設壇坫者余爲戎首而張給事柳漁繼之高舍人願圃又繼之張蒼親從荀卿授左氏其後變而爲法律李斯又變爲慘覈少恩源遠而未益分勢使然歟吾師經帷講貫故以許大事業相期望不謂其成就止于此則初心所不及料也然有未可概論者願圃爲介石先生文孫介翁從南雷黃聘君講學吾師則其高第弟子也願圃暨尊人惴菴兩世皆著錄師門

淵源講授若九峯蔡氏之於考亭者願圃經學之邃實有自來菑畬典訓與世之言詩者固殊吾師家法尚未墜於地乎孟子說詩括以以意逆志一語其徒孟仲子公都子遂能言於穆不已之天命雖謂以詩傳經可也余三人皆以詩起家柳漁與願圃出入省闈駸駸有不能自止之勢詩工且富固也余泛濫百家茫無歸宿晚而得悟深明其離合之故深於經者恬吟緩諷之意常疎而程功趨事之念孔迫始乎記誦中以穿穴終乃沉潛反覆孜孜矻矻窮老盡氣故不暇以爲詩其能成一代之大儒傳千古之絕學有由然矣苟爲詩則必鋪排

終始後張氣燄精研抗墜妃儷青白積日逾時而後有一言之慊於心又積日逾時而後有一言之幾乎道其為難也與窮經等及其成功李杜之名不能加於賈孔之上吾師深見特識急於炫世者之所不及窺而巧於逢世者之所目且笑者也柳漁死矣獨知莫曉誰與契其微乎聞余言而不適適然驚者舉世之大願圃一人而已編詩請序遂書此以遺之

一外張柳漁詩鈔序

余少爲科舉之業與柳漁張兄同研席書先師禁不得妄有所窺余獨與柳漁耽好聲律竊爲小詩溫麗綿邈互相聯唱意甚得也逮柳漁發跡清時揚葩揆藻鼓吹休明爲館閣一時弁冕余亦接武玉堂前喁後于與爲應和當時擬余兩人者謂生同庚學同師居同官連鑣方軌馳驟天衢比於古人有競爽之歎已而柳漁持節滇雲巡方赤嵌身行萬里目營四海覽山川之鬱盤洩胸中之奇氣礪硯排冝詩境益雄而余局趨轅下浮湛里門較之往詣不能有尺寸之進譬諸陽泉散蓋與濁

漳同出發鳩而漳水包絡原野綿亘千里亂流東注於海二水涓涓不數里而遂絕同源異流是可援以相況矣柳漁以艱歸服終將還朝緝其今昔之作都爲大集文繁理富凌暴一切以書來屬曰論交於鄉邦則子爲最舊談藝於往昔則子爲最親可無一言以相益乎夫柳漁之立身也介而不阿其事君也不回撓以固寵其爲詩也出入風雅磨礪浸潤以盡其才今茲以往其務爲民勞洞酌之什以襄采薇天保之治從容諷諭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實在吾子則詩非一人之事亦非一代之詩也此固柳漁之本志也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胡鏡舫春曹存藁序

今之禮部詩人之淵澤藪也時則溧陽公爲之長少宗伯桐城公佐之以至潛郎署者人人皆有命世之才鏗匄炳耀詩聲殷乎日下吾友山陰胡先生鏡舫其尤冠倫而魁能者也鏡舫內行脩謹端然輔然造次必依於禮其爲詩也藹然於人倫之際詭譎之旨奇偉偃却之辭侷侷乎不一以道也官主客者三年哀其前後所作題曰春曹存藁間以示余余得取而論之毛詩傳云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自公卿以下至於烈士皆有獻詩之責故羣雅之材一百五盛則名公矢音吉甫作誦

次若凡伯芮良夫之徒以暨式燕之嘉賓行役之從事皆能有以自見而布衣憔悴之音獨不得登於雅是詩爲大夫之正業矣至於禮官尤詩之所從出也周官大司樂隸於宗伯九夏之奏皆以雅頌爲節

今天子百廢具修方將作樂崇德以繼咸英韶護之後致鬼神安賓客導歡欣協上下升歌下管宜有淳鴻淵懋之辭鏗鏘幽渺之響揚詡而蕩滌之宗伯率其屬以佐賦姓公室之以及至警視器器人八音命世之天子其道將奚先記云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詩繫於樂而與禮相輔使言禮而不以樂言樂而不以

詩其能免於繆與素之譏哉故他官或可以不爲詩而禮官則非詩不稱其職他官或恐以詩而曠曹務而爲禮官者則慮其詩之不工毋以廢職爲念也抑念人雖賢智萬不敢變禮易樂以蹈妄作之愆至於詩則雖小材私智皆得逞其聰明以輕世而肆志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溫柔敦厚之教失非一世矣夫詩豈語言末故哉蝸蟾沸羹之氣根心發事五行條其感召至比數於歌謠草木之妖爲言之不從之咎大師陳之以觀風道人采之以夜誦古嘗有官領之後則里俗之謠諺朋興而廟堂雅頌顧暗伏而不震此詩之所以亂也鏡舫之詩

安以樂安以雅充然有三百篇之遺其益進不懈導揚  
主德作為清廟生民文之聲詩雍容揄揚歌詠膏澤播  
之為治世之正軌勒之成一代之雅樂使夫淫凶過慢  
之聲惕然有所正而不敢妄作其為稱職不既多乎鏡  
舫同官皆能詩告之以吾之所語宜有以恢廓而自信  
也

馬思山南坨詩藁序

詩無定格以清貴為宗有山水之助不有雲霞之情非  
清也有經籍之腴不有高遠之見非貴也予嘗持是以  
論今詩泠汰以立幹或迫狹而不揚瀾浪以使才或喧  
雜而無制清固難貴尤不易也今試諧價於五都之市  
由倍蓰以至什百千萬至亡等也然而享敝帚者以千  
金愛己之小璣者至輕江漢之珠規規焉局方隅之見  
者衆矣至於論詩類然居蓬衣白之士借其憔悴專一  
以驕人影纓曳組之徒又恢廓其酬恩感遇之作以自  
壯此皆所謂皮傅也詩也者萌芽於靈府消息於清濁

之源生有胎性性有結習意所感觸震盪迅厲而出之  
非善辨者不能喻其微豈況以口舌爭哉吾友馬君思  
山自秦中來京師意落落與世殊而爲詩有夙授空妙  
以取雋淵粹以敦仁叩之無凡骨接之無佞辭反覆索  
之無柔曼靡麗之響余前所標目爲清且貴之旨思山  
未嘗不合也思山讀書多擇言能精取友廣而不嫗媮  
名彘以其詩程其品洵其不媿歟暇日編其詩不他人  
請而獨堅求予序豈不以余之言能益思山乎夫不訾  
之器莫能名之寶世所震爲貴者惟吾徒立言之高遠  
足以抗之思山毋亦務爲其可立者而已矣

沈沃田詩序

詩緣情而易工學徵實而難假今天下稱詩者什之九  
俯首而孜孜於學者什曾不得一焉習俗移人轉相倣  
倣卽推之千百萬人而猶不得一焉豈非蹈虛者易爲  
力徵實者難爲功乎間嘗遠引三百取其畧可曉者而  
諭之楊柳雨雪便成瑰辭一日三秋動參妙諦風人之  
致小雅之材茂矣美矣若夫歛幽以紀風土涉渭而述  
艱難緝熙宥密參性命之精微格廟饗親通鬼神之嗜  
欲斯時情窒而理不得伸意窮而辭不得騁非夫官禮  
制作之手大雅宏遠之才純懿顯鑠蜚英騰茂固未易



勝任而愉快也故曰三百篇之中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何謂學人其在於商則正考父其在於周則周公名康公尹吉甫其在於魯則史克公子奚斯之二聖四賢者豈嘗以詩自見哉學裕於已運逢其會雍容掄揚而雅頌以作經緯萬端和會邦國如此其嚴且重也後人漸昧斯義勇於爲詩而憚於爲學思義單狹辭語陳因不得不出於稗販剽竊之一途前者方積後隨朽落蓋卽其甫脫口而卽寓不可終日之勢散爲飄風鬼火者衆矣余特以學之一字立詩之幹而正天下言詩者之趨而世莫宗也或有詰余者曰鴻儒碩學代不乏人

漢之服鄭唐之賈孔未聞有名章秀句流播儒林度其初亦必執管而爲之蹇拙不悅於口耳遂輟而不爲則學適足爲詩之累詩人之不盡由於學審矣余應之曰固也自昌黎有於書無所不讀專以爲詩之譏而盧殷在唐傳者十一詩則子之說伸矣少陵下筆有神而乃云讀書破萬卷則子之所云非篤論也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識微之士善持其敝擔斯責者固非空疎不悅學之徒所能任矣華亭沈沃田先生其今之詩人之砭石

乎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窺吾與之共學窮年累月而不能究其底蘊吾與之共爲詩胸喘膚汗而不能儀其步趨伏而思寤而歎曰今之人奉之以詩人則羣然喜目之以學人則疑信相半而不敢居沃田之不欲自居於詩人審矣舉世方斷斷被之以詩人之名沃田不能却也余之交沃田也置其詩於不論從舉世波靡之中震而別之爲學人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沃田數十年力學之苦心與數十年學詩之微旨得余一言而定沃田有詩數千篇敦余序者數矣余時過而後學其失一學詩而又不成其失二具此二失而欲論沃田之詩

宜其逡循而不果也然甘苦疾徐之故喻之最深使余序他人之詩容有不合以之序沃田之詩則無不合也使他人而序沃田之詩容有不當而以余序沃田之詩則無不當也而沃田且曰目吾以學則吾豈敢若詩則吾固有所受矣



雅詠疏瀹其結轡汎乎若不繫之舟悠然有忘老之適  
一旦舍其所故習彎跽人海追憶昔遊托舟楫以抒其  
志其不肯伍於希榮干澤之士可睹矣居嘗竊論今之  
稱詩者滿天下而能自持其品者百無一焉品既詘矣  
言烏得伸乎品既偽矣言烏得實乎先生之詩即所以  
傳先生之品或者第以其詩是猶菱謳漁唱相激賞而  
高山流水之間終漠然無所遇也

數昌李公來遊京師次謝文淵黃炎米目其詩  
命其主文心數語可謂質林少於雜然吾謂今大  
命文心詩

潘懷邦枝樓集序

今制縣尉為卑官其在唐時無皆為詩人之所棲止常  
建薛能趙嘏其尤著者也考當時選舉之制進士起家  
由此一途以出者什之三四然殷璠之論建也曾致慨  
於有高才而無貴位而韓退之亦云猶勝赤尉朝趨尹  
則當時風尚薄以為濁碎而居其位者攀卷槍囊蹙迫  
而不得伸其志又可知也同里潘懷邦先生少更危苦  
跳身北走踰龍庭絕大幕彎弧躍馬與邊氓戍卒相廁  
雜裂膚皸指不敢告哀既又飛芻劍外躡西爐而渡瀘  
水前史所謂懸索左擔之山頭痛身熱之坂靡不周覽

其要害踰越其險阻輪囷離奇磊落抑塞之氣無所宣洩一發之於歌詩擺磨震盪搖眩耳目其間懷明發念孔懷篇尤三致意焉徒以沉埋下位賞其才者或靳其遇荏苒歲時量移荆鄂洞庭始波雪堂月落江山錯磨不無消耗其壯志然較之曩時所歷亦已泰矣晚從七十二沽揚舫南下沙禽水柳體物入妙準杜陵之小樣倣伊川之打油世味既熟道力逾深息影蓬廬把翫光景而先生亦既老矣賢嗣宇情思有以傳先生於不朽也手緝遺藁搏頽乞序於余以暨長洲沈宗伯歸愚夫思沉而律細稱量輕重均調玉石余誠不如歸愚若夫

提挈賢豪綜覈名實余於歸愚不能多讓宇情左右采獲不他人請而獨問之棲遲衰鈍之二老其亦知所決擇矣乎余聞先生尉長寧時剗惡灘之險惠利民生者甚大宇情夙稟庭訓施於有政循聲四布詩亦婉麗有家法先生落托一官馳驅萬里屈於身者將於宇情乎取償焉宇情其益勵厥脩哉

相與論字制其益微也始  
宋書宋書卷之十  
國大守制風真或  
制矣平余開式  
不於人論而  
其平與宋雜

馬半查南齋集序

文字之難莫難於潔其非標舉新穎增削字句之謂謂  
夫性情遠而氣骨道也柳子厚之論文也曰參之太史  
以著其潔夫文之不潔者莫太史若矣左史記言言為  
尚書太史采虞夏之文全載於策而周書概從刊落甚  
至以文侯之命為晉文公潔者固如是乎右史記事事  
為春秋太史掇拾左氏而其不合於左至五十二事之  
多魯衛晉楚之世家參之年表牴牾舛繆何慮數十百  
件文之潔莫潔於子厚矣而低首下心岸然品目之以  
潔而後世莫敢議其非所謂性情遠而氣骨道者惟太

史足以當之而不愧也矣此言文也而詩尤難魏武之沈雄越石之清剛潔也潘陸以藻麗參之而亦潔靖節之冲澹康樂之自然潔也顏鮑以縟采參之而亦潔辟之埃塈盆集哇咬間作遺世獨立之仙振衣長嘯與天風海濤相應和而羣響皆寂此豈與夫木客之清吟幽獨君之夜語風蟬露緯之鳴趨而以不食烟火爲潔者比乎吾友馬君半查志潔行芳秣稯一切太史所謂皜然泥而不滓者也詩不立異亦不苟同醞釀羣籍抒寫性真吸三危之露不足以喻其鮮榮撻九華之雲不足以方其縹緲煦西顛沆瀣之氣不足比其清神而澡魄

舉一世之工於詩者吾未暇以悉數也以吾黨論之姦窮怪變震眩耳目才力之雄過於吾半查者有矣至若幽窗閨坐孤鶴掠空夜氣旣清天心來復半查溲然寫孤韻而抽清思釋躁平矜凡襟盡滌學之無從追之不及微芒之介形似之辨非夫超絕塵壒之外孰與析其旨乎半查抱桓山折翼之痛過時而悲頽然就老余亟勸其自定一集以遺後嗣故特標潔之一字如子厚之所以品題太史者而以目吾半查且願與天下之深於詩者共論之至或議吾爲阿私之好豈暇屑屑辨哉

精管共備之至如類吾為同味之致豈期風氣漸趨  
祇以品類未中皆而以目昏半查且飄與天不之樂亦  
博其自致一乘以戲於圃姑特點綴之一半吹千單之  
言平半查賦賦山社翼之辭賦而悲感然於余亦  
又對苦之介以之興非夫致賦墨盡之修博與林其  
飛隨而曲盡思對舞平餘八德盡新學之無與思之不  
幽窗閒坐亦飄射空交展鴻語天心亦更半查  
舉之世之工於精管吾未期以悉煇也也吾黨命之

邵岷雲然葉齋詩序

康節邵子之學淺學所不能窺彊學所不能企觀物外  
篇幾於一字不解吾非不學者也蓋其難也至其詩脫  
口而出無深文無棘句若人人可以學而至又若人人  
可以不學而能者難與易之間吾試一論焉凡學有難  
有易而究皇極之微則甚難詩有難有易而為擊壤之  
詩則甚易姑以詩論其出之也甚易而其初必備歷諸  
艱盡心養性一難也察物觀變一難也選聲作色一難  
也乾坤清氣散入心脾閱歷之深夫而後妙手乃能偶  
得以為易而不知其有甚難者立乎其先也岷雲學博



康節之裔孫也祖述經世之學手鈔新會黃氏之解而能指朱隱老之非探幽極微其學可謂不畏難矣自其少時卽以詩鳴浙東吾縣而擬之以爲或有擊壤之餘風焉與之論詩而其言曰唐司空圖之品詩也有曰空山無人水流花放其境可會其詣不可說也請以詩證之風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雅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是乎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陶之悠然見南山謝之池塘生春草不假安排不待思索皆水流花放之境也其易也如是夫三百篇垂之爲經章之爲教經大聖人之刪定果若是之

易明堂清廟何以登聘問燕饗何以贈天神人鬼何以格非夫淵懿卓鑠炳焉與典誥同風固無以與乎三百之數也且詩之道結體貴莊莊則不佻造意貴慤慤則不支削句貴重重則不剽斂之欲其純縱之欲其肆優而游之恐其趨數也固而存之恐其闕以奄迤爾而隳也如挽強不審固矢去疾而不能射疏及遠也如捧盈不車輪曳踵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矣韓愈氏之言曰六字常語一字難愈蓋能爲其難者也吾亦爲其難者而已矣若其易吾祖能之而我不能也讀其詩旬鍛季鍊不恃利於齒牙不緣襲於口耳與其所論若陶冶之歸

挺埴登岱諸篇雷霆精銳走集筆端貞之金石大書深刻而不媿信矣乎其難其慎而後得此矜鍊之一境也自今伊始余得以正告於人學者毋務求其易姑循吧雲之所難者而從事焉其於詩也思過半矣

席寶箴遺詩序

唐制中書與翰林為兼官故知制誥者必學士兼舍人之職宋始判為兩途元設翰林承旨事權與宋參知政事相埒猶循唐之遺意有明中葉翰林官謝遷以五品岳正以編修均得入閣雖無堂屬其統於宰相之尊則一也 國朝立賢無方二途皆以詩與楷法進得氣以去皆可以至卿相然其間總以進士一科為限斷中書得第取大魁如拾地芥否則詩雖杜韓楷雖虞褚循資平進優則晉侍讀轉主事與他途較俸等或謁選人例得外郡司馬廻首觚稜真如天上頭銜手板奔走上官

終其身汨沒於下僚者衆矣吳縣席君寶箴余同年友也詩蘊元和大歷之風骨秀采葩流神鋒玉映出而與翰苑之名能詩者相角莫不望風而靡未有與之抗手者也一時同官錢唐有金志章張湄華亭有葉鳳毛灸硯聯吟金春玉應鳳池梧閣之間蔚然爲風雅之大宗開設壇坵寶箴之功尤偉恭惟聖主文德武功立隆千古導揚休美歌詠駿烈必有振古之才如漢王褒揚雄其人者在帝左右從容諷諭被箴弦考金石作一王之雅垂之永永無極使寶箴獲此遭遇摘毫殿陛之側揆藻雲霄之

上必有以勝任而愉快不謂其一官落托垂垂以老乞假旋歸不復再出厭承明之廬爲五湖之長意其中必有大不釋然者今讀其詩和平安雅意益厚氣益靜味益純深知其所志者大身在禁中欲與希逸元暉二謝爭一言片字之得失初不以木天咫尺可到而不能到爲意也寶箴歿旣十年兄子彥龍遊宦吾浙將刊其遺詩而以余爲能知寶箴者輒來督序四十年來海內知交零替殆盡余獨蹉跎不死慨慷而原良友之心跡或亦九原之所心許生死交期千秋不易余亦可藉手以塞彥龍之請矣乎

寒夜歸之蕭矣乎  
亦大風之祖心精出於天賦不覺余衣而  
交零替故盡余清氣執不  
荷而以余為前  
為意出寶  
等一言以  
益絲將  
不  
上

王清暉詩序

清暉為弇山先生小弱弟聳肩而吟曳袖而往倚其兄  
若蟹驅鄉人以方開封兩蘇臨川二危清暉顧獨好遠  
遊遠遊者將以壯其詩也少嘗擊楫於九江彭蠡之墟  
盡掇其山水之秀以歸已復從弇山入閩陟峻嶺度危  
谿瑯琢美句以壯其登臨而猶鏘而不已日有程督將  
斲至於古之圖靈光銘劍閣者而杭子猶然笑之蓋夫  
遊之為道一境則垌野林麓屢易其形一日則舟車室  
廬屢遷其處足踏於步目疲於照而欲夷猶容裔以達  
其趣蓋其難矣其或境過事遷超然有得所謂妙言奇

句顧得之於偶而非其常所可恃者也假可恃以常矣而其所謂有得焉者又豈果皆妙言奇句而盡慊於心者耶故嘗竊言詩可以壯遊而遊不可以爲詩重清暉曰有是哉吾以詩故將禁不得遊乎吾以遊故將禁不得詩乎今夫邑之部婁不足誇也將必擇崑崙而登焉里之潢汙不足數也將必擇潏沅而瞰焉家之猥巷蔀屋不足瑀篆也將必擇名都之崢嶸閎麗以寥朗其心目焉以吾之擯落於耕父漁豎也亦旣歷有年所而詩若瞠瞠而無覩迨壯於遊而後其道乃始益工故吾之詩與凡爲詩者有間而吾之遊亦與凡爲遊者有間杭

子聞而矐之遂書以序其詩抑更有進焉清暉貌懦而氣銳無驚於遠無速期於勝人閉門却軌尋往籍之經術而紆迴之而馳驟之則有見若崑崙者矣見若潏沅者矣見若崢嶸閎麗者矣深探而力索益可以開廣其心意而增長其志氣以是爲遊不旣多乎夫詩其淺淺者也

道古堂文集卷十一  
序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道古堂文集卷十一

序八

鄭荔鄉蔗尾集序

三山之稱詩者門材以鄭氏為最其在前明時集行者  
凡一十四家兄弟競爽者得四焉成祖朝有希玉希晦  
世宗朝有道啟警吾棣華曄曄玉色金聲鄉人自陳氏  
世風而外鮮可方駕者百年以來閩疆詩學日微吾嘗  
踐無諸之墟采其土風博求所謂詩人之後者百不得  
一而後知守家法者之難也吾友荔鄉先生與難兄石

幢高睨大談標舉雅道却埽齋倡和一集播之藝林皆在人口荔鄉復刊其詩單行之題曰蔗尾自廣川寓書敦索予序夫七閩據膏腴之地檜殼之果靡有不具餘甘橄欖柳柑橘柚側生旁挺之實見稱於天下以蔗較之品少下矣然而甘溢齒頰餘味在胸少有口者鮮不嗜之顧以其蔗也若其尾則所削棄而不顧者矣荔鄉以是名集何也以鳴謙也以砭俗也古之爲詩者由本以及末今之爲詩者鶩末而遺本由本以及末故朝經夕史晝子夜集優柔厭飫無意於求工而詩益工鶩末以遺本備儻耳目雕琢曼辭實而按之仍枵然而無所

有此蔗尾之喻也荔鄉篤志礪學涵濡乎往聖之籍與世之雕藻淫豔者有殊吾願世之論者勿徒求之於其詩第當觀其所學子雲觀書石室乃成鴻采子美讀書破萬然後下筆有神操千曲而後曉音觀千劍而後識器知荔鄉之學則知荔鄉之所以爲詩不然噉蔗者而寶其尾豈爲知蔗哉予愧不學又媿不能詩因石幢之稱荔鄉者推廣言之以復於荔鄉且自以爲能知荔鄉也

此篇... 詩... 序... 何報之詩序... 人之生也有性有情有才性與情生人所同而才則所獨也乾坤有清氣山水有清音融結而為精靈胚胎而為人物衷之性情根之氣骨散之心脾造化寶鍾美於是而幸而得之則才之說也才有小大用有廣狹經緯天地發抒道德理治繁劇區畫衣食皆是物也至若端居寡事取求而不予禁鬱勃而無所試雕鏤肝腎涵泳飛躍率臆肆口顛倒反覆而用之而詩之道以興詩也者用才之地而非竭才之具也無才者往往好為之且為之至於窮悴老病以死而不知厭或責之或愍且笑

何報之詩序

人之生也有性有情有才性與情生人所同而才則所獨也乾坤有清氣山水有清音融結而為精靈胚胎而為人物衷之性情根之氣骨散之心脾造化寶鍾美於是而幸而得之則才之說也才有小大用有廣狹經緯天地發抒道德理治繁劇區畫衣食皆是物也至若端居寡事取求而不予禁鬱勃而無所試雕鏤肝腎涵泳飛躍率臆肆口顛倒反覆而用之而詩之道以興詩也者用才之地而非竭才之具也無才者往往好為之且為之至於窮悴老病以死而不知厭或責之或愍且笑



通鑑文卷十一  
三  
之而猶不自悔曰吾將以盡其才也夫才至於銖銖積  
之寸寸累之則其爲才也亦僅矣蝸蟻之丸不可以充  
珠琲瓦釜之響不可以叶韶咸器有良楛質有堅脆稟  
之於天不可強也不揣其本而求之於末流不輾轉迷  
繆而離其宗乎余嘗執此論以友天下士大抵得交於  
余者非才莫與也今來南海南海詩人之藪也而何監  
州報之爲之魁報之之詩節安以雅辭麗以則雜曼倩  
之詼嘲兼靈均之哀怨其元本甚遠而畦徑則甚夷驟  
而讀之庸夫孺子皆可以得其用意之所存實而按之  
雖使讀書破萬演漾蜿蟺專精覃思而有不能道其厓

畧者則報之之得於天者厚也而報之不知其才也且  
曰吾第率吾意之所欲言者而言之意盡而言卽止焉  
已矣余闇於決擇而性又通悅不暇較人短長有以詩  
來質者特恃吾喉舌以爲之衡讀之而其聲清越以長  
味之而其義優裕不迫雅鄭之分清濁之辨老於此事  
者反覆詰難而卒無以易吾之一言則非以其詩爲斷  
而斷之以其才也羅孝廉履先其才長於詩而與報之  
交密知報之之才者莫如余知報之之詩者又莫如履  
先以余之論合之履先之言嗚呼報之之所以爲報之  
昭然其可睹矣

以余之館合之屬次之官與平歸之之復以爲歸之  
 交際以歸之之木亦莫不吸余以歸之之情者又莫不  
 備備之以其木也歸等與與或其木與於精而其與之  
 各又與歸歸而卒無以是皆之一言則非以其精歸  
 未之而其美與歸不以歸歸之公歸歸之歸歸歸歸  
 來實者科科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曰矣余歸公與歸而歸又歸歸不歸歸人歸歸歸歸  
 曰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歸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要人施竹田篋舫集序

憂患深而勞苦之辭作嗟乎吾於石友竹田施氏觀之  
 矣竹田承先人之苞蔭體成削貌妍雅抱玉雪之才軌  
 烟霞之癖竹林盛饌績學以綴文母夫人躬治菹膳恣  
 其遨於長人名德間申縞帶之至契出則連船擊轡入  
 則合榻促席三吳編削之彥兩峯漉囊之僧量敵選對  
 鬪險出奇思未就而捶琴韻將成而擊鉢清辭霏雪秀  
 句瓊冰以故比數鄉之詩人蓋莫不僕指竹田施氏竹  
 田之詩其深造也以姿其老成也以學其優游變化也  
 以處境之恬適清暇其騰翥翔躍也以師友之討論削

奪此蓋其大凡也已而利市之賈折閱不足以償衣食  
竹田思以幹濟出佐几案之治租船北上攬北固之雄  
奇酌中冷之旨潔溯洄大伾句曲之間五兩收風孤篷  
滴雨興來情往卽事緣情箋舫一編所由作也其造端  
託指大概謂中年以往境過事遷落月懷人望雲思母  
感身名之不立慮顛頷以傷生酒冷鐙昏猿吟蚓叫鑽  
情草木流涕關河造筆冢以勒銘借風旛而豎義牢愁  
結憎蓋舉曩時徵羣命酒酣嬉顛倒之意氣剗削亦已  
盡矣旣復弱弟通悅握蛇騎虎胥足入絆竹田望走諸  
要人思一解其徽纆則不可得予亟往慰念之深目而

戾頸意敞罔不寧急鴿原之難而對永歎之朋風人之  
旨鬱乎有餘痛矣

張南漪遺集序  
百篇之博文集於中  
言變乎亦給辭矣  
既經意始固不釋於辭風之職而惟不慮之賦風人之

張南漪遺集序

余讀南漪先生集竟不禁泫然流涕也南漪雅才淵思  
進而不止求之庠序之中萬不得一卽求之吾黨之中  
亦什不得一而衣食奔走憔悴抑鬱竟以夭其天年余  
嘗反覆求其豐嗇之故不能不致憾於造物雖然夫南  
漪則固有可傳者在矣南漪於書無所不窺搜瑕剔隱  
橫豎鉤貫刻意以求古人之間者於史學尤爲專長蠶  
紋細字藏之篋衍者幾數十萬言文章特其餘技也其  
爲文少效晚唐人清澁之體高自矜許旣乃出入八家  
得其恣肆奧衍以暢其氣其於曾王未審何如自戴表

元揭傒斯而下未之或讓也晚乃吐棄浮豔壹意治經  
丹黃狼籍兀兀獨坐不復知世上齷齪之事

天子方求碩學之儒以黼黻

聖治公卿交上其名徵詣京師時四方待 詔者遲久  
未集而南漪以江右故人之招舍而相就道病而反甫  
抵家遂以不起有子曰挺敏而愿能世其學手其遺藁  
求余詮次嗚呼後死者之責固不得辭焉矣余獨歛歔  
絜息而不能自己者則非以死生零落之謂謂夫吾黨  
之可以益余之短者又弱一个焉投老而喪其朋瓠落  
而無以自立千秋之業百歲之期交集於胸中懷焉寤

歎而生人之樂盡矣南漪其何以處我哉

趙勿藥文集序

吾友趙君誠夫敦敦几案不雜他嗜讀書既多著書益  
廣所爲文辭日益奧衍其目之所注雖有幽蹟微隱之  
處皆能昭然晰之而無疑其思之所注雖有耆儒魁士  
之說皆能岸然闢之而不顧世之人方適適然驚其浩  
泐畏其風議則以爲文辭之工也云爾嗚呼吾所謂工  
者豈謂其能獵百氏之辭與調哉吾未見不空百氏之  
所有而能謂之工者也亦未見不兼百氏之所無而能  
空百氏之所有者也王介甫之自言曰自百家諸子立  
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工女無

燦而主人之樂盡矣爾爾其何以感於

所不問然後於經能知其大體而無疑介甫之文具在深求其所讀與所問則固枵然一無所有也夫枵然一無所有則何以謂之介甫矣而介甫之所以爲介甫者則非以其能讀之能問之而謂其能空之也誠夫之文於介甫不類世之人卒亦未嘗以介甫目之卽作者亦不敢自目爲介甫也而吾獨以爲能爲介甫之文者誠夫也何也爲已能兼百氏之所有也夫兼百氏之所有而吾卽以爲能爲介甫非爲介甫者之若此易易也爲夫無介甫之所有而妍妍然卽斬至於介甫者之多是所謂反踵却行愈求而愈不至者也而誠夫已能兼其

所有若此則吾之所期於誠夫者則豈徒以其能兼之矣乎而誠夫曰未能也子益我吾猶斬至乎兼之云爾

吾盡吾意齋詩序

對鷗承其尊甫澤山先生家學深明河洛圖書相爲經緯相爲表裏之義貧不能家食遠走津門主于斯堂查氏從吳通守東壁研究三禮粹然一經儒也時查氏兄弟方緝題襟之集對鷗矯尾厲角名噪京西倦遊歸廣陵主玉山堂馬氏與賢兄竹町闌入韓江雅集建安七子應瑒繼璩而興謝庭蘭玉惠連踵靈運而起可遠相方也廣陵社事繁興程翰林午橋張主事漁川汪員外對琴江藩伯鶴亭開設壇坵爭以得對鷗兄弟爲勝紅橋白塔皆君擘箋浣筆地也大江南北工於斯事者咸



相攀附文章聲氣何其盛也夫何竹町下世隻輪孤翼  
不于歡場燈炮酒闌輒悽咽報罷曩時意氣亦稍衰息  
矣春秋上冢間歲必一歸里每相見輒以藏山之業相  
勗余嬾未能而對鷗自待固不薄也編其前後所作凡  
若干卷而以序見屬夫津門之與韓江各樹麾幢皆余  
夙昔所致師摩壘之處南船北馬遊處畧同又其家庭  
之薰習師友之淵源有他人所不及知者敢卽其兄弟  
之間一揚摧之昔眉山二蘇氏以經術論東坡成易書  
兩傳樂城以詩春秋佐之論語拾遺老孟兩解說較繁  
富以詩篇論坡才如海竹町當之無媿樂城濟之以緝

密對鷗無多讓談藝者二蘇氏故不當有異同之論於  
對鷗兄弟尤不當有異同之論也查蓮坡歿而北無壇  
坵馬嶰谷歿而南息風騷二十年來詩人凋謝畧盡祁  
門馬曰璐江都閔華潼關張四科皆於斯道有密契尚  
康強無恙盍以吾言質之



波沸洶洶藝圃之總持而騷壇之盛軌也可舟汪先生  
生同時居同里才氣無前賢聲藉甚人以一接警歎爲  
榮招之不肯來強之而不可致委巷寒廬冷吟孤嘯以  
自適其性情而不肯傍人門戶如南村之隱不附宗雷  
其高致可想也余主教揚州君未嘗通一刺飲於徐氏  
翠交林與余不交一語余欽其品不責其傲也燕齊吳  
越之郊皆君所再至而三至者襄漢之間尤君熟遊地  
也客居無俚一病摧頽遂以不起嗚呼君竟止於此乎  
有詩四百篇手自選存斷以五十爲始孤子本復請余  
論定且督序焉君之詩非余所能定也君之行誼與其

經歷則余所稔知也因詩以證其生平友朋戚故之間  
勤拳懇摯情見乎辭未嘗有尊己卑人之見芥蒂於方  
寸者不肯翕翕以熱則君所自處也諸家之社余徧嘗  
摩壘而致師焉君爲其介余爲其通兩人之優劣故不  
以此分而君則倜倜乎遠矣

以地公而音限則平致矣  
 聖皇而輝赫焉欲為其公余為其賦兩人之憂為地不  
 甘青不青為綠以然限野視自欲出當察之極余歸  
 也幸恐筆清其平籍未嘗有言可舉人於其不帶與  
 公祖願余也念賦此因有以新其生不文則知文之

張蔣齋詩序

自余別蔣齋於京師不相見者十年矣余來羊城蔣齋  
 官泉州適以公事至粵相見驚喜手一編以示曰此吾  
 行役之什也而其況瘁之狀危苦之志皆於是乎在風  
 颯乎其風之肆好恤乎其情之深而悄乎其言之悲也  
 蔣齋承清門之蔭負倜儻之才屈而佐郡宜若可自暇  
 逸是役也道吳楚循牂牁入昆明折而之百粵浮江西  
 下取徑豫章以歸不一年而往反幾三萬里乘赤豹御  
 飛龍不足以喻其翺忽而急疾也方其惡嶂插天驚湍  
 駭目車箱輾轉施樓掀簸從者心膽震掉亡喪精魂蔣

道古堂文集卷十一  
五  
齋方夷猶握管游神穆清之表沉思重淵之中雕剗元氣縋鑿幽險與菰蘆寒人爭豪釐而較得失亦可謂好奇之士矣昔唐蒙開西南夷以廣巴蜀著發蒙記奉使者豔稱之顏之推將至宏農具舟船于河經砥柱之險時人服其勇決此二人者以蒔齋所歷較之相去何啻什百不知天實厄其遇更之以艱阻以摧折挫衄之乎抑將試之以盤錯發皇其耳目增長其氣燄而以老其才乎二者不可知而虛往而實歸律諸登高能賦是謂大夫之義蒔齋亦可藉是以報稱於君親雖傳之通國大都而無媿色也已

張滌岑瑞石山房遺集序

滌岑少得詩法於厲徵君樊榭託想幽靚而取徑絕疲庸之習所居在瑞石山麓矮屋數椽塵坌自遠業醫自給得遂其高逸之性發靈蘭之藏窮玉版之隱世醫備取耳目怖若河漢轉而用之於詩澡雪精神疏淪結轡皜皜乎若棲神寒谷而濯魄冰壺也醫成而語益雄放城南內外層崖邃洞枝溪蔓壑崎嶇窈窕之區無弗搜也招真豢鶴之侶赤華青豆之僧無弗狎也摩厓劓壁苔封蘚蝕之碑碣無不剜剔而辨認也探奇汲古一皆以五七字寫之諦觀斯集其經歷則君之遊籍其歲月

則君之年譜其恬神養性希上古之天真絕浮世之妄想則君之醫案也余交君幾五十年所居相距遼濶而足又不良於行望瑞石之嵌崟神往而跡不能一二至負山靈乎負滌岑乎兩無以解也日月侵尋泉扃永隔盧子匏菴滌岑之女夫也將刊其遺詩丐余詮次既卒業遂書平昔之所題目滌岑者而歸之并以志其得力之所自夫臨川二危派原山谷永嘉四靈學本水心吾鄉之詩清微蕭澹以樊榭爲初祖能得其衣盃者滌岑也異日繼陳起而編江湖之集憔悴專一好詩抱山必虛一席以處滌岑而滌岑不死矣

汪訥菴飛鴻堂初藁序

飛鴻堂初藁汪子訥菴存其最初之詩也詩必有序古也訥菴之詩夫人可以序之而必命余訥菴他集容或可以他人序之初集則舍余莫屬也方余之歸耕也道暑於南屏讓公之房壇坵旣設舊雨今雨麋至倚南峯而架不律蘸明湖以磨隄麋抒情則霞彩澄鮮落韻則華鯨四應歌詠太平追擊壤而安耕鑿何其樂也訥菴以終賈之年騁妍抽秘進而與諸宿老相抗行集中所存者若枯棊數著布置於楸枰間歷歷可數訥菴以爲初藁值吾社事之初也廿年以來山水神明之茂宰投

簪解紱之耆英漉囊之名德寫鞍之寓公凡衣愚帽之高士相率而登鬼錄其偷息人世者惟余與吳兄甌亭而已甌亭調疴閉戶不復關預外事余以垂死之年龍鍾獨堵風雅之殘局將伯助予於訥菴不無厚望焉斯編也在訥菴爲發軔之始基在我則如前塵昔夢畧一省憶歛歛煩醒累日夕而不能釋是卽吾三十年之詩史也余不之序而謂他人能之乎吾不信也

董葵園閒齋詩序

析津當神京水運之吭雲帆坌集百貨饒洽蒲葦魚蟹之利甲天下生其地者口奪甘鮮舌破佳冶賓朋罄折嫗媪名執內措其天而外鑠其精爽雅道倚席不講非一世矣會稽童君葵園自蘭風鎮徙家來此味腴貞素不染時風其立操也無譴謔翕訛之習而以敦崇風教周卹窮隱爲宗師其稱詩也無志微嚆殺之音而以流連光景雕刻物理爲鞏悅今之操觚者弊有四焉或敞罔失據或闌單少力或蹇乏無宮商或樸邀闕藻績葵園靈襟獨運心精辭綺在歡場盍噱間清音間作均調

金石說者比於喧啾中之有孤鳳旣以失意省門青衫  
雪涕益肆志於烟雲花鳥以宣洩其抑塞磊落之氣構  
棗香村於城南與湘上人結世外之交漉囊撥芋往證  
無生詩云巧拙各異謀造化有權衡蓋其所得也昔香  
山自編其詩而有諷諭閒適感傷之別葵園殆兼斯三  
者讀是集者不有鄧魴之喜必有唐衢之泣余特以序  
盡其行事討論而削奪之竊自附於有公鑒無姑息之  
友焉

重刊園閣齋集序

補史亭贖藁序

余以庚戌南還放慵蓬戶鄉里遊處時時過存尉念推  
襟送抱蔚有古情或率意獨往輒得佳招借硯僧樓圍  
碁別墅清遠之思雜詼嘲而間出葢衣帽之歡莫踰乎  
此夫居貧則禮貌所不督過處下則勢力所不傾軋率  
臆詭辭頽形習嬾疏屬之桎梏其不與於帝之縣解明  
矣顧猶雕琢曼辭飾觀娛聽爲聲名而勞七尺得不爲  
賢達所譏悚悚爲茲豈無說乎呼者暑春者相力者斥  
苦孰迫之而使爲之奚況乃靈府疏瀹奧曠者鬱而不  
肆則垢忍徙而憑之我歌且謠豈爲得已自秋徂冬淹





造端設論指事託辭累詰而不窮隨手以爲變是特文人詭譎之雄不如是不足以爲相如也凡如是吾皆取以証吾用才之說者也更千百餘年降而爲今時文則其格卑而其體稍省矣然而才之用與不用不以其爲今時文而卽寬之也亦不以其爲今時文而卽可以自寬也吾友周君靜山讀左氏莊周屈原之書爲竒麗詭譎之文益憚自負而心折者寡特援予之一言以自壯予力孱弱不能振一臂而助之呼而特以左氏莊周屈原證之且并以司馬相如證之亦可謂罕譬而喻矣而猶有嘵嘵不肯卽服者乎嗚呼已有才而不能竭且不

肯竭又禁他人之不得竭是亦與於不才之甚者也吾其如之何哉



